

蜀山劍俠收傳

還珠樓主



還珠樓主著

武俠
長篇

蜀山劍俠後傳

第五集

正氣書局印行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六	冊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四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五	冊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後傳	五	冊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二	冊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五	冊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十	冊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一	冊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四	冊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全)	一	冊
還珠樓主：冷魂峪(全)	二	冊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全)	三	冊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全)	六	冊
還珠樓主：黑孩兒(全)	三	冊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全)	一	冊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全)	一	冊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版

武俠長篇 蜀山劍俠後傳 第五集

定價金圓

著作出版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特約發行地址

- 常州青年書店
- 廣州興華書局
- 長沙興華書局
- 開封明善書局
- 徐州新新書局
- 燕湖環球書局
- 天津正心書局
- 杭州武林書局
- 漢口青黎書局
- 廈門新線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 Y.

蜀山劍俠後傳

第五集

目錄

第一回

烈火盪妖雲冷焰紅光誅二憾
衝烟聞鬼語地靈天象護雙童

第二回

平地湧金輪太乙光生靈石火
凌空收匹練彌塵旛化彩雲飛

第三回

毒氣落紅沙百丈祥輝援道侶
燈花兜率火千重霞雨戮凶頑

第四回

神物喜仙傳好友重逢同殲大慙
玄功驚魅影三才並秀再耀雙心

武俠
長篇

蜀山劍俠後傳 第五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烈火盪妖雲冷焰紅光誅二憾 衝烟聞鬼語地靈天象護雙童

前文東海雙凶，藍勅令毛蕭鬼臉神君章狸因往依還嶺途中，爲大旛檀佛法所阻，才知敵人，不是易與，及至飛近嶺前，又看出全山均有五色輕烟籠罩，正傳令同黨，小心戒備，先是司徒平，秦寒萼，當先飛來，不知何故，忽化一幢彩雲，往斜刺裏遁去，緊跟着，萬珍，李文衍，相繼飛到，同來妖黨，巨洪師徒，自恃邪法利害，覬覦對方少女美色，妄自出戰，二女中了邪法，眼看倒地，忽由身前飛起一片金霞，連人帶寶，一齊失蹤，忙催妖雲上前，正朝巨洪師徒，冷笑發話，巨洪受了雙凶惡氣正隨妖雲，緩緩前進，心中憤怒，忽見兩個貌相俊美的幼童，迎面跑來，根骨稟賦之佳，從所未見，料知敵人，故意將主要人物藏起，却令兩個幼童，出來答話，以表輕視，側顧雙凶，表面仍作從容，方罵狗賊，祇會欺凌同類，既然自命神通廣大，管他來人是誰，祇一出現，便即殺死，才顯自己威力，這樣裝點門面，結果仍是非打不可，有什意思，分明胆怯情虛，顧慮太多，偏有這些做作，正和同來一個着紅衣的妖黨，以目示意，暗中譏笑，敵

我雙方，也自對面，快要問答，忽聽同聲怒叱，聲才入耳，一幢青熒熒的冷光，和一股比電還亮的紅光，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迎頭射到，巨洪立時警覺，知那紅光，正是昔年月兒島所遇火精火无害，以前吃過苦頭，比時對方被困火海之中，不能隨意走動，自己還有防備，與防火之寶，尙爲太陽真火所傷，何況驟出不意，突然發難，心中一驚，忙縱妖光，待要逃遁，已自無及，火无害天生火性，疾惡如仇，昔年因身火海，終日暴跳如雷，本就憤極，無計可施，妖人恰在此時，乘人於危，始而虛聲恫嚇，迫令降順，後見不從，又連下毒手，意欲加害，雖仗本身所煉太陽神光線，將其打败，負傷而去，洞中禁制，也被引發，以致末後這些年，多受好些苦難，每一起，便惡氣難消，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早和錢石二人商好，覷準妖人師徒，分頭夾攻，來勢比電還快，巨洪雖然修煉多年，老奸巨滑，無奈對方，深知他的來歷，仇恨又深，上來便以全力，猛下殺手，先沒想到，那幼童會是昔年火海強仇，而那簇擁羣邪的妖雲，又非尋常左道遁光之比，人在其內，法力稍差，休說上身，祇一挨近，必爲所傷，越發容易疏忽，等到看出那是太陽神光，有了警覺，連念頭都不容轉完，大片霹靂聲中，紅光上身，立即爆炸，巨洪全身，首被炸成粉碎，火无害恨毒妖人，下手更狠，事前早有成算，爲防妖魂遁走，妖人剛一炸死，一蓬細如針雨的銀色光線，突然四面合圍，連閃兩閃，一片

青烟，帶着焦臭之氣，祇一閃，連殘尸帶元神，全被太陽光線包圍，錢萊再往上一迎，立即燒成灰烟，晃眼消滅，同來妖徒，昔年曾隨巨洪，同往火海去過，錢萊早經火无害指點，也是看準下手，那太乙青靈鎧，和太陽神光一樣，任何邪法妖光阻擋，均如無人之境，又因萬李二女受傷，欲爲報仇，防其遁走，一面運用太乙青靈神光，連人飛起，朝前撲去，一面把身旁法寶飛劍，準備施爲，錢萊原是胆大心細，機警好勝，震於雙凶來前耳聞，存有先入之見，惟恐一擊不中，臉上無光，再和萬李二女一樣，爲敵所傷，更是丟人，明知神光防護之下，萬邪不侵，仍以全力戒備，不敢絲毫怠慢，其實妖徒和巨洪一樣，并未把來人，看在眼里裏，全無戒備，極易成功，這一小題大做，羣邪却吃了大虧，先是妖徒，驟出不意，被太乙青靈神光罩住，方覺冷氣侵肌，寒光射目，大驚欲逃，猛然心頭一寒，人便失了知覺，跟着冷光微閃，妖徒形神皆滅，錢萊原打着雙管齊下的主意，一面發揮神光威力，同時，右手連揚，飛劍法寶，紛紛飛出，左手太乙神雷，又連珠往外打去，旁立羣邪，見對面來了二童，雖看出故意步行，有心做作，畢竟這般妖孽，全是凶橫強傲，又在妖雲擁護之中，毫末在意，正向前觀查，想聽對方來意，不料突然發難，一青一紅，兩道奇光，急如雷電，一同飛到，一片震天價的霹靂聲中，來勢還未看清，巨洪師徒，已首當其衝，形神皆滅，一時霹靂連聲，山搖地動，雷

火星飛，妖雲四散，這才看出利害，各縱妖光，紛紛驚竄，就這晃眼之間，錢萊又將飛劍法寶，相繼飛出，太乙神雷，連珠爆炸，火无害本意，祇殺巨洪師徒，一見錢萊，大顯神通，也一不作，二不休，將人化成一幢烈火，飛舞羣邪之中，雙手齊揚，把所煉太陽真火神光，連同億萬銀色光線，宛如雨雹一般，照準羣邪，當頭亂打，二人下手，都是又猛又急，那逃得稍慢，和相隔較近的妖黨，晃眼便傷了好幾個，雙凶雖然神通廣大，邪法高強，驟出不意，也亂了手脚，急怒交加之下，正待行法，抵禦還攻，百忙中瞥見巨洪，形神皆滅，所煉三尸元神，已滅其二，祇剩一條殘魂，化爲一溜極細的黑烟，由億萬銀色光線叢中，電駛飛起，吃那青色冷光，迎頭一罩，便自消滅，連殘魂也未逃出，看出此寶，乃大荒無終嶺，枯竹老人傳授，心方一驚，敵人飛劍法寶，已電舞虹飛，紛紛發出，一團團的太陽真火，連同太乙神雷，萬道毫光，再一夾攻，同來妖黨門人，逃得稍慢，不死即傷，神情十分狼狽，越發暴怒，剛各把手一揚，一片妖光邪烟，剛一飛起，猛又聽震天價一聲迅雷，起自身後，大蓬墨綠色的光華，連同比電還亮的，銀色雷火，突然爆炸，殘餘妖雲，立被震散，爲了心腸狠毒，明知這兩個敵人，一個稟着太陽真火精氣而生，一個持有枯竹老人所傳至寶，多利害的邪法，也難傷害，仍然妄想一試，又因敵人是由前面跑來，不曾想到身後還有強敵暴起，來勢也是那等神速，

等到警覺，已腹背受敵，不及防禦，雙凶所乘雲車，和脚底那片雲光，竟被敵人所發石火神雷，震散了好些，稍差一點，便全毀去，如非邪法甚強，應變靈警，連人也爲所傷，目光到處，瞥見敵人，又是一個幼童，滿頭綠髮，生得又矮又小，貌相奇醜，與前見二童，相去天地，法力却非尋常，剛由身後地底飛出，嘻着一張怪口，揚手又是兩團石火神雷打到，正經敵人，一個未見，却被三個幼童，打得七零八落，傷亡了好幾個妖黨，不由大怒，同聲厲嘯，二次把手一揚，各由手上，飛出一條，形似人手的光影，先朝後面來敵抓去，前面羣邪，本非庸手，祇爲變生倉卒，來勢太猛，不及防禦，才吃大虧，一經遁出圈外，立施邪法異寶，一面防禦，一面還攻，雙凶百忙中，再將妖光放起，立把方才紛亂形勢穩住，火錢二人，也接到英瓊傳聲，令其適可而止，急速回去，後面那人，正是石完，火无害先前恐其冒失，受了誤傷，令其在後誘敵，去分敵人心神，不料火錢二人，發動太快，聞得上面霹靂連聲，貪功心盛，不問青紅皂白，猛發獨門石火神雷，朝上亂打，也是羣邪，該當晦氣，那石火神雷，又恰是專破這類邪法的尅星，如非雙凶師徒，和同來妖黨，邪法均高，換了稍差一點的妖人，就此三人，也休想討得便宜，火无害見石完出手，恐其輕敵，一面傳聲急呼，邪法利害，石師弟可速回去，一面急催錢萊，速用太乙青靈鎧，趕往相助，令其速回，以防有失，石完也接到英瓊傳聲

，瞥見妖手飛來，忙往地底遁去，雙凶人最自私，先前羣邪雖有傷亡，祇是憤敵太強，還不十分動心，及至本身，也吃了虧，不禁怒發如雷，對於石完，也更痛恨，上來便以全力，施展毒手，不料兩隻怪手影，剛一出現，暴漲丈許大小，朝下抓去，就這瞬息之間，猛瞥見綠髮幼童，手中大團銀色雷火，剛發出來，忽然往下一矮，面前五色烟光，微一起伏之間，敵人已透過烟層，遁入地內，一下抓了個空，緊跟着，便見那幢青色冷光，比電還快，由斜刺裏飛來，慌不迭，雙雙回手去抓，左側又有兩團，酒杯大小，亮如銀電的精光，朝那兩隻怪手打到，看出那是太陽真火精英煉成之寶，自己雖然長於玄功變化，方才報仇心切，事前沒有準備，驟出不意，如被打中，元氣仍難於損耗，忙即回收，波的一聲大震，銀光已自爆炸，化爲億萬精芒，四下激射，那兩隻怪手，也被打中，如非功力精純，見機得快，幾被震散，這一驚真非小可，等到凶威暴發，不可遏制，待以全力施爲，冷光已追踪綠髮幼童，遁入地內，霹靂之聲，也全停止，祇聽空中大喝，無恥妖孽，且叫你嘗嘗峨嵋第三代門人的利害，如願送死，快到前面納命，同時，一道紅光，其疾如箭，正由數十百丈妖光邪烟之中，電射飛起，朝依還嶺上飛去，語聲清越，曳空急駛，由近而遠，落向前面幻波池前，平地之上，到地便無影迹，也未看出是否遁入土內，端的神速已極，平白傷了幾個得力妖黨，同來妖徒，也有四人，受

傷甚重，如非來時，先有準備，各以元神出門，祇將所煉神魂震散，一施邪法，便自復原，如是肉身，敵人再以全力進攻，和對付巨洪師徒一樣，下那殺手，休想活命，敵人方面，雖然開頭傷了兩個少女，但無如此慘敗，最可氣是，來時駕着大片妖雲，聲勢何等強盛，敵人主腦，一個不見，却命三個幼童出來，先後不過幾句話的功夫，便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內中火无害，雖是得道千年的火精，但他行時語氣強傲，並自稱是峨帽第三代門人，對方目中無人，可想而知，有生以來，幾曾受到這等奇恥大辱，互相對視了一眼，全都氣極，毛蕭坐在雲車之上，依舊而帶詭笑，神態從容，章狸因那擁護斷脚的隨身雲氣，被石完一雷震散，暴出兩條殘廢的禿腿，由不得怒火中燒，已掩不住本來面目，一面施展邪法，仍用妖雲，將下半身擁住，一面盤算報仇之法，如非毛蕭示意止住，已早離開羣邪，跟踪追去，毛蕭等羣邪回復原狀，仍令從容進發，不許改去常態，相隔嶺頭，約有一箭之地，命衆停住，正要發話，忽見對面，現出一個綠衣少女，背插單劍，腰掛寶囊，丰神英秀，美艷如仙，雙凶自從方才受挫，對於敵人，已不再似以前輕視，又見敵人突然出現，看不出有一點跡象，如是事前行法，或用法寶隱形，不應如此從容，那現身之處，後面山石，連同左近花木，俱都看得畢真，上面五色輕烟籠護，也未見有波動，峨帽上清禁制，雖極神妙，憑自己的目力，敵人如由禁圍之中

走出，或將禁法突然撤去，怎麼也能看出一點形迹，不會影響全無，孤身一人，年紀看去甚輕，偏是一身仙風道骨，想起方才輕敵吃虧之事，知道峨嵋門下，男女弟子，雖然入門不久，多半屢生修爲，新近才得轉世，不能以常理來論，方才三個幼童，那高法力，火无害又是得道千年的火精，尚且甘居第三代的弟子，這般後輩的功力，已可想見，認定來人，不出則已，既敢孤身出見，必非尋常，便命羣邪，暫行止住，命那女子，上前答話，那綠衣少女，正是墨鳳凰申若蘭，因奉英瓊之命，看出羣邪，方才受創慘敗，雙凶定必恨毒，恐其激怒太甚，上來便發陰火，太乙五烟羅，和本山靈景，難免不受侵害，爲此囑咐若蘭，在自己慧光暗護之下，上前答話，一面吩咐兩旁埋伏的男女同門，和剛由前面相繼趕回的，火，錢，石，三人，暗中留意，一同戒備，以爲緩兵之計，捱得一時是一時，雙凶羣邪，自不知對方用意，因見若蘭，神態安詳，若無其事，反到生疑，不敢冒失，又因方才火錢二人，才一照面，便不由分說，猛下毒手，吃過大虧，暗中戒備，如臨大敵，若蘭得道較久，自多經歷，見雙凶初來時，裝腔作態，何等驕狂自信，吃火无害等三人，一頓下馬威，立時不敢正眼相看，知道左道妖邪，全都欺軟怕硬，能勝而不能敗，不禁暗笑，天性溫柔，又是奉命緩兵，上來先不點破，從容笑道，你們那裏來的，彼此素昧平生也無仇怨，無故來此擾鬧，是何原故，今早曾有僧道

四人，帶了一夥徒黨，來此作祟，經本山主人，師妹李英瓊，略施仙法，全傷亡殆盡，祇有兩個妖僧，已被我們困住，眼看形神皆滅，因其悔罪苦求，又有李師妹和白眉老禪師坐下仙禽，代其求情，才將他元神放走，此外無一幸免，我們奉命在此開府，早就料到左道旁門中人，受了妖婦許飛娘等蟲惑，必要來犯，其實家師妙一真人，素來力持寬大，本與人爲善之心，無論是何異派，祇要埋頭斂迹，不再爲惡，決不無故興戎，再要痛悔前非，改行向善，隨時扶助，使其成就，視之爲友，如其倚勢橫行，怙惡不悛，或是勾結妖黨，乘我師長閉關之際，以爲有隙可乘，來此侵害，直是自尋死路，我看你們修道多年，能有今日，也非容易，何苦受人愚弄，他自身隱避在後，却令別人出來送死，稍爲明白的人，一望而知，難道你們得道多年，會不明白利害，此時幻波池，在易靜，癩姑，李英瓊，余英男四位同門姊妹，師徒多人主持之下，休說每人均是累世修爲，法力甚高，所用法寶飛劍，均是前古奇珍，仙府至寶，尅制邪魔，威力至大，何況前主人聖姑早已前知，算出未來之事，所有幻波池五行仙遁，道書藏珍，已全留賜，現已得到手中，外人多高法力，也休想擅入一步，以丁南公法力之高，尚且敗退他那鎮山之寶滅神坊，竟會落在一個新入門的第三代弟子手內，別的妖邪可想而知，你們比他如何，方才初來時，門下弟子，雖有冒犯，一則，你們無故興戎，他三人奉命防守，

自不容外敵，來此猖狂，內有兩人，又是我師姪火无害昔年大仇，自難怪其下手，如今事已過去，你們爲首的人，尙未出手，就此兩罷干戈，如聽良言，安然回去，稍爲靜觀數年，看看是否正勝邪消，你再倒行逆施不遲，若爾雖然不善詞令，但是神態溫和，語聲尤爲清婉好聽，雙凶一個素來把穩，一個又是淫凶好色，祇管懷着滿腹怨氣而來，竟爲對方容光所奪，又以上來受挫，想由敵人口中，窺探虛實，並未當時發作，反在暗中，止住同黨，待命行事，不令妄動，聽完之後，連經仔細觀查，除敵人突然出現，看不出一點形迹而外，覺着當地風物清麗，美景如仙，到處香光浮泛，洞壑幽奇，也不見有第二人出現，心中奇怪，同聲笑答，今日之事，強存弱亡，那有許多話說，方才三個小畜生，暗算傷人，那是我們，自不小心，早晚擒到，自有他的受用，你說我們，與你無仇無怨，最好聽勸回去，可知幻被袖藏珍毒龍丸，賊尼已死，便是無主之物，你們如何自恃人多勢衆，據爲己有，我們也以良言相告，乖乖將那藏珍毒龍丸，全數獻出，並令李英瓊、余英男，兩個賤婢，隨我二人，回轉東海，便可無事，否則，底下的話，還未出口，忽聽連聲怒吼，數十百道金光雷火，連同先前三個敵人，同時出現，少女見狀，也把手一揚，一道劍光，迎面飛來，原來火无害等三人，先聽英男之命，守伺在側，本來還想多捱一會，忽聽敵人，要將雙英，帶回山去，火无害首先激怒，心想聞說李

師伯，昔年疾惡如仇，火氣甚大，今日怎的會有這好涵養，如今羣邪大舉而來，這場惡鬥，必所難免，憑着幾句話，能夠拖延幾時，反正非拚不可，何苦聽人狂吠，想到這裏，怒火上撞，忙把太陽真火，冷不防，先朝雙凶打去，錢石二人，早就躍躍欲試，火无害一動，忙跟着發難，若蘭見三小動手，也將仙劍，飛出助戰，兩旁埋伏諸人見狀，一齊現身，相繼動手，各把飛劍法寶，發將出去，英瓊原是借着若蘭，與來敵問答，就便把紫清神焰兜率火，暗中送往幻波池內，交與方瑛元皓，待命飛出，一面向癩姑傳聲，令其加緊戒備，照着仙示，和眇姑心聲傳語，開頭祇守不攻，設法拖延時候，一見三小弟子，當先發難，衆同門也紛起應敵，知道邪法利害，十分陰毒，恐有失閃，忙喝衆人卽速退往慧光之內，祇用飛劍法寶出敵，隨將慧光現出，本意連火无害等三人，也全護住，祇聽火无害，傳聲稟告，妖人邪法，不能傷害弟子和錢萊，石完雖然稍弱，但有錢萊接應，仍用太乙青靈鎧防身，合力應戰，決可無礙，祇得罷了，火无害隨向雙凶大喝道，無恥妖孽，無須猖狂，昔年你這兩個妖孽，被太師祖長眉真人，禁閉東海海底水眼之中，受了這多年的罪孽，難道還未受夠，才一出困，便來自取滅亡，各位師長，一位也未見到，先吃我弟兄三人，殺得大敗，還敢張牙舞爪，豈非無恥，如有本領，祇將我弟兄三人擒住，休說你兩個殘廢妖孽，念念不忘的毒龍丸，連幻波池，也可歸你，

你看如何，雙凶原因若蘭，生得美豔如仙，容光照人，色心大動，借着聽話爲由，暗中運用邪法，打算將其迷倒，冷不防擒回山去，及見對方，神色自如，若無其事，連施攝魂邪法，毫無感覺，不知敵人，身在佛家慧光暗中籠罩之下，萬邪不侵，心方驚奇，覺着敵人，不是易與，眼前條地光華電閃，耳聽連聲怒叱，先前所見三小，各施真火神雷，飛劍法寶，當先發難，緊跟着，又有七八個男女敵人，隨同對面少女，一齊現身，分左右兩旁立定，各指飛劍法寶，紛紛夾攻，這次總算羣邪，有了準備，無人受傷，火无害太陽真火，雖具極大威力，因憤雙凶，口出不遜，專攻一處，別的妖人，不曾波及，邪法本高，暗中防備又嚴，當時敵住，雙方才得打了一個平手，暫時未有傷亡，雙凶見對面諸敵，全是仙骨仙根，一身道氣，所用法寶飛劍，無一尋常，祇是無一飛起，好生不解，久聞人言，峨嵋門下男女弟子，多半仗着夙根靈慧，前世修積，所用法寶，雖是奇珍，本身入門日淺，功力有限，莫非這般少年男女，連飛空應敵，俱都不會，否則，怎會一個未動，那隱形法，却又神妙非常，是何原故，正想運用玄功變化，冷不防飛身進去，挑那靈秀貌美的少女，先撈上兩個再說，猛瞥見眼前一亮，一團大約畝的祥輝，突在敵人頭上出現，在場敵人，除火无害等三小外，全都籠罩在內，看出此是佛家降魔慧光，這一驚真非小可，暗忖，對方都是玄門中人，這團慧光，明是佛家降魔至

寶，如非得有佛門上乘傳授，豈能應用，聽敵人口氣，戒備如此嚴密，必早先知無疑，但是眼前所見敵人，祇火无害一人，功力最高，餘者，根骨雖佳，決非自己對手，可見後面，必有高明人物，主持全局，多年積仇，數萬里外，大舉而來，休說和頭一起人一樣，片甲不歸，便被打敗逃回，以後何顏見人，心中一驚，互相密計，上來還是穩扎穩打，不可急進，以免中人圈套，一面率領羣邪，分頭迎敵，一面把預先準備的妖陣，如法施為，指揮衆妖徒，佈置起來，口中大喝，今日我必將幻波池，化爲劫灰，憑你們幾個小狗男女，決非我的對手，何人爲首，無須藏頭縮尾，可速出來納命，火无害見雙凶，本來騰身欲起，想往中若蘭等，身前撲去，知其不懷好意，正向錢石二人說，各位師伯叔，均有慧光暗護，妖人決不能傷，我們恰可將機就計，給他吃點苦頭，話未說完，慧光忽現，知道英瓊，因時機未到，打定祇守不攻的主意，不願激怒雙凶，使其情急拚命，方笑李師伯自從煉就身外化身，法力越高，反更把穩起來，樂得乘機反擊，使雙凶吃點苦頭，俱都不肯，再一查看，雙凶也改了方法，隨來妖徒，各將身旁妖幡法物取出，往四下分佈開來，看出妖陣陰毒，不似尋常，忙又警告錢石二人，雙凶邪法利害，傷他不了，微一疏忽，反受暗算，照此情勢，妖陣不久佈成，必更討厭，我們共祇三人，正面爲敵，徒勞無功，不如避重就輕，捨去爲首雙凶，專一衝蕩妖陣，不令將陣

佈成，也不可下手太狠，消滅衆妖徒的元神，祇把凶魂擊散便罷，動作越快越好，二人還未答話，英瓊已傳聲贊好，並向三人警告，說方才癩師伯傳聲，雙凶邪法之高，逾出意外，尤其所煉本命三尸元神，十分堅強，變化無方，雙凶不說，便鬥下妖徒，經他海底多年苦煉，祇有一絲殘餘魂氣，立可復原，昔年太師祖長眉真人，尙且不能除他，可知利害，尤其那一雙元神幻化的鬼手，與妖婦烏頭婆，異曲同工，陰毒無比，祇被捉中，便無幸理，火炁害稟純陽真火之精而生，千年功力，玄功變化，就被抓住，也可無害，何況不會被擒，雙凶也不肯如此冒失，錢萊仗着太乙青靈神光護身，此是專制邪魔的異寶，隱現無常，飛遁更快，暫時也可無害，石完雖精地道之術，無如胆大心粗，容易涉險，最好二人不要離開，才可無事，還有雙凶，向來對敵，不是萬分得已，不肯施展全力，性又疑忌，我們此時，人少勢弱，援兵尙還未到，如其操之過急，逼令出手，即便幻波池，有五行仙遁防禦，不致受其侵害，本山靈景，難免毀損，也是可惜，爾等三人，仗着天賦，和防身至寶，擾亂妖陣，不令早日佈成，雖是奇功一件，但在各位師長未趕回以前，不可逞強太甚，使敵人傷亡太多，惱羞成怒，對衆妖徒，更須適可而止，不宜誅戮太多，以免雙凶情急拚命，不待妖陣佈成，便自發難，提前發動陰火，以致吃他的虧，毀損靈景，三人聞言應諾，立照所說行事，這時，雙凶羣邪，全都凶威

暴發，各將邪法異寶，施展出來，一面迎敵，一面佈那妖陣，一時烟光雜沓，邪霧蒸騰，加上衆人的飛劍法寶，太乙神雷，滿空爆炸，轟隆碎訇之聲，震撼山岳，火无害等三人，星馳電射，穿梭也似，衝行妖陣之中，此隱彼現，出沒無常，那一團團的太陽神光，和錢石二人的青靈神光，石火神雷，不是當空爆炸，銀雨橫飛，便是自地爆發，毫光萬道，所到之處，衆妖徒，挨着便震成粉碎，或是炸去半邊身形，各化爲殘烟斷氣，朝雙凶飛去，等到雙凶行法復原，元氣真魂，已受重傷，苦痛非常，妖師暴力淫威之下，雖不敢強，仍冒雷火奇險，回往原處佈陣，畢竟元氣大耗，受創太重，心胆已寒，這三個敵人，來勢又比電還快，防不勝防，勉強苦鬥了一日夜過去，妖陣終未佈成，衆妖徒到有一半受傷，個個心驚胆寒，先還想雙凶邪法利害，不消片刻，便可將敵人除去，免爲所傷，及至苦撐了一日夜，敵人始終縱橫全陣，越來越凶，眼看同門妖徒，多受重傷，有的幾難成形復原，一般羣邪，也吃這三個敵人，乘機傷了好幾個，雙凶空自暴怒，無可如何，經此一來，全都害怕，雖不敢公然逃避，稍見這三個殺星的光影，便紛紛驚竄，往往連妖旛也不及搶走，雙凶見妖徒，連受重創，隨來同黨，又先後傷了十幾個，敵人却是一個未傷，最可氣是，火无害等三小，從見面不久，便不與他正海爲敵，專尋妖徒晦氣，妖陣不曾佈成，妖旛法物，反被真火神雷，毀去不少，越想越忿，咬牙

切齒，心中恨毒，一聲猶笑，雙雙把手一揚，立有兩片黑色心形暗影，剛剛脫手飛起，打算朝三人頭上飛下，還未展佈開來，猛瞥見兩道青色冷光，帶着豆大一點，如意形的紫色火焰，由幻波池中飛起，來勢並不甚快，形如一朵燈花，精光熒熒，流輝四射，乍看好似浮沈空中，飄蕩而來，才一入眼，還未看真，不知怎的，竟會到了兩片黑影的中心，猛覺不妙，待要行法回收，火无害久經大敵，事前又得癩姑英瓊指點，一見方瑛元皓，帶了紫清神焰兜率火，由池底飛出，立時將機就計，假作疏忽，往那兩片黑影當中飛過，雙凶最恨火无害，當他無意之中，自投羅網，那兩片心形暗影，乃雙凶被困海底，用三百年苦功煉成的邪法，凶毒無比，無論對方法力多高，祇被當頭罩下，往裏一合，人使神志昏迷，狀類瘋狂，聽憑邪法主持，倒戈相向，反朝同黨拚命，先因這類邪法，最耗元氣，更須雙凶，彼此一心，合力運用，才能發生極大威力，毛蕭先還持重，覺着這三個敵人，均有真火神光護身，太乙青靈神光，更是對頭剋星，雖然邪法甚高，自信不致和別的妖邪一樣，害人不成，反而害己，這類雙方對拚的事，稍為疏忽，必受其害，錢石二人，又在太乙青靈鏡，神光籠罩之下，至多將其困住，急切間，仍奈何他不得，惟恐弄巧成拙，一任同黨催促，始終不肯妄動，及至鬥了兩三日夜，見妖徒受傷慘痛，妖陣無法佈成，恨毒之下，決定一試，初意，火无害在三小中，雖然法力最高，

全憑本身功力，並無法寶防身，祇要驕出不意，將這兩片暗影，往上一合，將其罩住，也許能夠將其籠罩，無奈敵人，動作如電，不可捉摸，正打算把兩片暗影，展佈開來，懸向空中，乘着敵人全陣亂衝之際，覷準來勢，冷不防當頭下壓，對方神智一昏，立用邪法指揮，使其倒戈，轉向敵人進攻，再借他通行自如之便，令其向前開路，自己運用玄功，暗隨在後，衝破禁網，飛入幻波池，先將藏珍毒龍丸盜出，就便查看敵人虛實，到底何人在內主持，一見火无害衝到，心中大喜，正指黑影，往下罩去，不料紫色燈花，突然飛到，情知不妙，忙即回收，無如方才為防敵人逃竄，下手太急，那紫色燈花，來勢又極神妙，初發現時，懸在青色冷光之前，在千百丈烟光雜沓，電舞虹飛之中，看去毫不起眼，飛得也不甚快，如非雙凶，久經大敵，識得利害，換了尋常妖邪，還要忽略過去，便是雙凶，雖然看出此寶來歷，仍不知他妙用，等到晃眼之間，那團大儘如豆的紫焰，到了兩片暗影之中，以雙凶的目力，竟未看出怎麼來的，方自失驚，已然無及，祇聽波的一聲，極清脆的爆音過處，紫焰突然爆炸，化爲億萬精芒，四下飛射，雙凶合力施爲的兩片暗影，首被擊散，火无害已就勢遁入五色彩烟之下，那一震之威，竟比敵人所發神雷真火，勝強百倍，籠罩全山，高湧天半的，妖光邪霧，立被震散，一時駭浪雪崩，狂濤山立，由中心往四外，排盪開去，當時空出了數十畝方圓一片地面，

相隔較近的幾個妖黨，內有兩人，當場舉命，被紫光震成粉碎，還有三人，也各受了重傷，身旁那些妖徒，本也難免於禍，幸而雙凶，應變機警，見勢不佳，一面自將真氣切斷，一面施展邪法，把手一揮，連身遁起，就勢把衆妖徒，一齊攝了逃出正圈之外，才得免於滅亡，就這樣，仍有兩人，被紫清神焰掃中，震成粉碎，如非妖徒，均以元神出門，應變神速，至多必有十來個，難於保全，連殘魂也被消滅，那兩片暗影，均是雙凶本身元氣所化，自然損耗不少，經此一來，雖然怒上加怒，仇恨越深，受此重擊，把紫清靈焰，誤認作佛家心燈，再見那團慧光，懸在當空，把所有敵人，籠罩在內，一任邪法，多麼陰毒，均無用處，越發斷定幻波池內，有仙佛兩門中能手持，不知何故，不肯出面，再一想起，來時途中，爲旃檀神光所阻情景，分明敵人首腦，比自己要高得多，否則，先來那般妖黨，均非尋常人物，便隨來幾個妖徒，也無一庸手，不是敵勢太強，怎會全軍覆沒，一個不留，敵人首腦，不肯出面，也許知道自己，煉有獨門陰火，和兩件準備復仇的邪法異寶，設此誘敵之計，故意令幾個無名後輩，在太乙五烟羅，防護全山，重重禁制之下，故意相持，設法激怒，等到自己惡氣難消，情急相拚，將所有邪法異寶，全數施展出來，再將埋伏發動，先把陰火破去，以免自己知難而退，帶了逃走，又留異日之患，越想越有理，盛氣一餒，更加慎重，多年威名，強橫已慣，以前從

未遇過敵手，昔年敗在長眉真人手下，已認爲萬世不消之仇，如今強敵道成飛升，報仇無望，才想殺他門人洩恨，又被幾個無名後輩，打得大敗，更是奇恥，就此退回，心實不甘，互相商計，決計不到真個現出敗象，仍不能手，那陰火也暫不發動，一面與敵相持，一面再發信符，把日前那些同黨，相繼催來，令其上前，與敵拚鬥，自作旁觀，查看對方虛實，到底有什高明人物在內，相機猛下毒手，雙凶未來以前，本是趾高氣昂，不把這般妖黨，放在眼裏，衆妖黨一半是因雙凶，陰險強暴，二次出世，邪法更高，意欲提前結納，自告奮勇，一半是受妖婦許飛娘蠱惑，又都嫉恨峨嵋勢盛，欲乘對方師長閉關之際，與雙凶合力，將對方後起門人的未來根本重地毀去，但這般人，均非無名之輩，知道雙凶，驕狂自大，不願服低，祇命門人前往致意，不會上門，雙凶對這兩起人，起初均甚輕視，表面約定，再有數日，各往依還嶺聚會，實則，居心貪狡，惟恐人多，分潤所得藏珍靈藥，或被捷足先登，本就打着搶先下手主意，再因前鋒妖黨，全數傷亡，又傷了兩個妖徒，正好借故提前發難，得信立即趕來，滿擬手到成功，不料還未走到，便爲佛法所阻，跟着，連遭挫折，才知敵人，真非易與，並有大援在後，祇得發出信號，說前鋒妖黨，不肯守約，輕敵涉險，全軍覆沒，不得不提前趕來，現在敵人，已被困住，這般無名後輩，均頗機警，又各持有幾件師傳至寶奇珍，惟恐不能一網打

盡，又留後患，請照日前預計，提前趕到，合力下手，以免夜長夢多，又生變故，或是敵人情急無計，將藏珍龍丸，帶了逃走，雙凶中鬼臉神君章狸，比較氣盛，還覺平日狂傲驕橫，夜郎自大，始而不守信約，獨自搶先，一見不能取勝，又發信號，催令同黨應援，有點不好意思，藍勅令毛蕭，却是老奸巨滑，陰柔卑鄙，口似懸河，長於舌辯，利之所在，全無顧忌，平日祇管狂傲自大，一到用人之際，便卑躬屈節，無所不至，又是生來一張笑臉，把話說得極圓，不似章狸，滿臉乖戾之氣，一味凶橫，說不出個道理，議定之後，章狸聽毛蕭，這等說法，覺着話說甚巧，丟人不顧，敵人又的確是被自己邪法圍住，雖無敗意，看去是落下風，不算說誑，方始應諾，同將信號發出，雙凶所發信號，與魔教中萬里傳音，大同小異，先把所說的話，說上一遍，一面行法施為，立有一股黑烟，將語聲封閉在內，朝着對方飛去，無論相隔多遠，不消片刻，便可傳到，這類邪法，火无害全都道，見雙凶自被兜率火，將那兩片暗影，擊散之後，始而暴怒如狂，似要拚命神氣，忽又緩和下來，一面率領羣邪妖徒，奮力迎敵，一面嘴皮微動，似在商計，跟着，各由手上，發出一小股黑烟，互相說了幾句，把手一揚，便急如箭射，破空飛去，接連兩三次過去，那黑烟也發出了五六股，均是隨同雙凶，嘴皮亂動，突然破空飛走，一閃不見，神速異常，這時全嶺，又在妖光邪霧，籠罩之下，雙凶一面

施爲，一面仍朝自己三人，追逐不捨，本就烟光燭天，再加上許多法寶飛劍，真火神雷，滿空飛舞，越發五光十色，耀眼欲花，那黑烟看去甚淡，飛走之時，祇有手指粗細，一閃即逝，不是慧目法眼，深知細底，留心注視，直看不出，暗忖，妖孽師徒，共有百餘人之多，忽然連發信號，未來妖黨，定非少數，不知內中有何鬼計，何不抽空截住，將其破去，聽他說些什麼，想到這裏，便用傳聲，告錢石二人，想好主意，因見雙凶，全都詭詐，也曾防到信號，被人劫去，發得十分巧妙，又見對面敵人，均仗慧光保護，始終不肯出門，祇由火无害等三小，衝盪全陣，每發信號，總是事前準備，乘着三小驚走退避之際，就勢發出，毛蕭更是穩練，不肯妄發，三小弟兄議定之後，假作無意及此，先朝衆妖徒立處，加緊追逐，忽然掉頭，照準章狸，揚手一團真火打到，等到章狸，運玄功變化，怒吼追來，再裝不敵，往地底遁去，同時，錢石二人，在太乙青靈神光，護身之下，趕來應援，見火无害，遁入地底，也裝着慌不擇路，朝五色烟層之下鑽去，跟着隱身飛出，三小弟兄，衝盪全陣，出沒無常，本是常有的事，章狸見三小，相繼逃遁，乘機發出信號，不料話剛說完，黑烟正待飛起，眼前一亮，那幢青色冷光，突然出現，祇一閃，便將黑烟隔斷，同時，火无害也化着一個，通身烈焰四射，其形如猴的小火人，由彩烟之下，電一般飛起，揚手一片紅光，將那就要破空飛走的黑烟，

一下罩住，祇一裹，妖人所發語聲，全在殘烟之中，說了出來，正想喝罵，妖孽無恥，已然損兵折將，連遭挫敗，還吹什麼大氣，猛瞥見錢石二人，已被一條長約數丈的，紫色暗影籠罩，不禁大驚。

第二回 平地湧金輪太乙光生靈石火 凌空收匹練彌塵旖化彩雲飛

原來錢石二人，照着火无害的預計，本是冷不防，突然飛起，將妖人的信號衝斷，當時飛走，遁往一旁，誰知石完，貪功胆大，雖聽火无害事前警告，雙凶邪法利害，此時已有準備，不似初來驕敵，稍為近身，立有感應，即便隱形神妙，暗中下手，不到時機，也傷他不了，一個弄巧成拙，反為邪法所傷，千萬不可離開錢萊一步等語，并未放在心上，及至在妖陣中衝突了兩日，覺着雙凶邪法雖強，不如火无害所說之甚，早就磨着錢萊，意欲二人合力，驟出不意，試他一下，錢萊素較謹細，先不肯聽，後見雙凶，追逐雖緊，對於三人，似有顧忌，偶然被那怪手，掃着一下，也祇覺着身外寶光，好似被什東西，纏了一下，奮力一掙，便自脫身，由此起，自己雖然加了小心，敵人也似有什顧忌，祇管虛張聲勢，始終不會上身，心想，大乙青靈神光，本是邪魔尅星，也許雙凶先前，嚐過味道，不敢冒失，再經石完，絮聒不休，持久無功，也想試他一下，總

算二人，不該吃那大虧，錢萊行事把穩，動手以前，覺着火師兄，得道千年，性如烈火，對於雙凶，尚有戒心，全仗玄功飛遁，避實擊虛，不肯和他正面對拚，如何能夠大意，同時，又想到前在金石峽，所得三才圈，也是一件降魔防身之寶，還有枯竹老仙，所賜竹葉靈符，因有太乙青靈鎧防身，一直不曾用過，照他所說，此符雖是一片竹葉，每片均經他老人家，祭煉一甲子以上，帶在身旁，固可隱形防身，如遇強敵，想要反擊，祇照所傳，飛出手去，便能隨着人的心意，向敵進攻，對方多高法力，也是不死必傷，多少受一點害，否則，便如影附形，決不退去，因其祇用一次，敵人祇一受傷，立即化去，或是飛走，因此不捨妄用，那三才清寧圈，共是三個寶環，自己和石完，一得天象，一得地靈，合用起來，威力更大，正和石完商計，下手之法，便聽火无害傳聲，令其隨同去破邪法信號，這一來，恰巧用上，章狸又太凶橫，瞥見冷光照眼，所發信號，剛在邪烟封閉之中，未等飛走，便被敵人隔斷破去，不禁大怒，犯了凶野之性，頓忘毛蕭先前所說，遇事把穩，不到強敵出現，萬分緊急之時，不可施展全力，以防敵人看破虛實，有了防備，下手更難如願的話，因憤兩小欺人太甚，一聲怒吼，本身往後微退，一片妖光，先將全身，連那脚底妖雲，一齊護住，立由身上，飛起一條暗紫色的人影，晃眼暴漲，猛伸雙手，朝錢石二人撲去，二人先前因有各位師長同門警告，存有先

入之見，又覺敵人，邪法實非尋常，多少存有一點戒心，與雙凶正面爲敵，尙是初次，瞥見冷光到處，敵人驚慌後退，大有手忙腳亂之勢，心胆越壯，石完更是一上來，便想雙管齊下，不問錢萊如何，先把石火神雷，冷不防，給妖人一個重創，也未看清，對方是否真敗，揚手便是大團連珠雷火，朝前打去，錢萊也想就勢下手，左手神雷，剛發出去，準備看清形勢，相機行事，猛覺眼前一暗，一條暗影，已當頭壓下，跟着，寶光外面一緊，連掙兩掙，不曾掙脫，二人因在太乙青靈神光，籠罩之中，當時雖未中邪倒地，但是四外均被暗影裹住，休想移動，錢萊累生修爲，頗有經歷，見石完仍由光中，亂發神雷，向外亂打，雖知神光護身，暫時不致受害，無奈四面裹緊，稍爲疏忽，雷火又正向外連打，祇有絲毫空隙，難免不被邪法，乘機侵入，立遭毒手，忙喝，師弟你那雷火無用，防身要緊，石完已照預計，將清寧圈中地環放起，二人恰是不約而同，一青一黃，兩圈寶光，同時出手，本意加上一層防備，免被邪法侵入。錢萊更因神光受制，心中愁急，又知此時，各位師長，均未回山，大援未到，全仗小弟三人，擾亂妖陣，自己和石完，如同被困，剩下火无害一人，應付更難，妖陣一經佈成，便是大害，一時情急，便把始終不捨輕用的，那片竹葉靈符，往外打去，那三才清寧圈，前古奇珍，具有極大威力，二人自在金石峽，到手之後，共祇在初煉成時，和金，石，朱文，三位

師長，試驗過一次，僅知不是尋常，匆匆起身來此，從未用以對敵，這一出手，先是兩圈其亮如電的寶光，套向二人身上，晃眼透出光幢之外，立時發生威力，一個射出萬道青芒，一個射出無量金星，都是由小而大，電也似急，向外暴漲，章狸爲了恨毒敵人，想把兩小生魂攝去，明知太乙青靈神光，最耗元氣，仍然施展玄功變化，將獨門邪法，所煉三尸元神，化爲一條長大黑影，透身而出，猛朝敵人撲去，雖將那幢冷光抱住，無奈對方寶光神妙，無隙可乘，絲毫不能侵入，敵人石火神雷，又由裏面，往外亂打，換了尋常左道中人，休說這類專制邪魔的神光，不能近身，單這石火神雷，先就禁受不住，正打算拚耗真元，忍受神光侵燦，乘着雷火外射，寶光分合之間，乘隙侵入，祇把這兩個根骨深厚的生魂攝去，一任元氣多麼損耗，也可補償，並還得到幾件至寶奇珍，實是上算之事，正在強忍苦痛，暗中留意，用兩條鬼手長影，將冷光緊緊束住，猛瞥見一青一黃，兩圈寶光，由內透出，方覺寶光強烈，不是尋常，心微一動，說時遲，那時快，那天地兩環寶光，已帶着萬道毫光，無量星花，透出冷光之外，突然暴漲，看出威力甚大，料知不妙，忙即鬆手，已自無及，一任收勢得快，爲了先前壓束太緊，仍被寶光，猛力排盪了一下，如非應變機警，差一點，連那兩條鬼手影，也被震碎，即便能夠復原，本身真氣經此一震，非受重傷不可，心方失驚，緊跟着，又是一箭青炎熒

的冷光，由內飛出，形如一片竹葉，前頭葉尖上，精芒四射，細如牛毛，又勁又急，章狸動作如電，先見形勢不妙，早把本身元靈，所化黑影飛回，與原身相合，遁出圈外，見那兩圈寶光，祇一閃，便長大二三十丈方圓，懸向空中，四圍妖光邪霧，立被震散，空出大片地面，總算羣邪妖徒，見機得快，紛紛驚竄，不曾受傷，神情却甚狼狽，眼看快要佈成的妖陣，又被寶光衝破，還失去了十來面妖旛，再看敵人，已在寶光之中，飛身而起，心計自用，又多傷折，元氣還有損耗，如何不恨，正待行法還攻，那片形如竹葉的冷光，又迎頭飛來，看出有異，揚手一片紫光，迎上前去，剛一出手，忽聽毛蕭急呼，章弟，此是枯竹老怪，心靈相合之物，如何大意，章狸聞言，暗罵自己糊塗，先見敵人防身法寶，便疑心是老怪物的傳授，方才覺出冷焰侵人，威力甚強，敵人雖被困住，如不乘機侵入，早將生魂攝去，時候一久，不特元氣損耗太甚，一個不巧，反為所傷，當時已自警覺，這青光形似竹葉，分明老怪物元靈相合之寶，照例老怪物這幾件奇怪東西，一旦無心相遇，除却拚着受傷或是向其服低告饒，輕則如影附形，使用法寶，將其擊成粉碎，照樣化生億萬，越來越多，永遠隨定自己，不見血光，決不退去，重則休想保得整個身子，最利害是，整片還好，如若不知細底，妄想破去，一經擊碎，為數越多，簡直無法應付，就此服低，自然於心不甘，不捨掉一點精血，又無法破解，愧

憤交集之下，呆得一呆，竹葉已被紫光，斬爲數片，但未消滅，晃眼，寶光反到加強，飛舞而來，耳聽同黨，又在連聲警告，說我們與老怪物，無仇無怨，既將本命竹葉送人，必有淵源，已然引發，暫時祇好照他平日信條，容讓一步，事後再往尋他理論不遲，現當要緊關頭，何苦負氣，多此糾纏，老怪物得道，比我年久，便讓一步，也不爲丟人等語，章狸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最難惹的魔星，暗助敵人，和他爲難，一聽同黨傳聲警告，心雖不憤，無如對頭法力之高，不可思議，有名難惹，再要爲了一時不能忍氣，把魔星本人引來，更休想佔得便宜，知道此寶，雖是一片竹葉，神妙無方，不用法寶抵禦，非受傷不可，稍一抗拒，又是一觸即碎，越變越多，却無法使其消滅，到了後來，化爲一蓬寒星，追隨羣身，環攻不已，稍一疏忽，立爲所乘，事在兩難，祇有早點打發，還可少吃好些苦頭，正在滿腹氣憤，先用邪法防護，不令上身，也不以強力相抗，免其由少而多，更難抵敵，因不捨自殘肢體，打算咬破舌尖，試上一下，恰巧內一妖黨，陶泉，法力較高，見三小縱橫全陣，所向無敵，雙凶那高法力，竟奈何不得，雙方相持了兩日。同黨妖徒，不少傷亡，敵人毫髮未傷，心中氣憤，看出敵人，動作如電，專一避重就輕，靈警非常，知道明來決難如願，故意雜在人叢之中，隨同應敵，一味敷衍應付，不使本相外露，等到敵人對他輕視，然後突然發難，將三小弟兄，除去

一個，以顯他的神通，這時正以全神貫注在三小身上，表面裝着胆怯，不敢上前，暗中準備停當，祇一發現機會，立以全力進攻，事有湊巧，妖人爲防敵人警覺，又長鬚隱形飛遁，始終遙望，相隔頗遠，留心已久，先見三小弟兄，互相招呼，時分時合，峨帽傳聲，外人雖聽不出，却被看破，料知敵人必有巧計，正在假意觀查，忽見三小弟兄，相繼往地底穿去，越知有心誘敵，果然轉瞬之間，突然出現，將章狸傳聲信號破去，同時，敵人那幢冷光，也被邪法困住，陶泉比雙凶，還要陰險機智，深知太乙青靈神光，枯竹老人，曾用千年苦功，採取東方乙木精英，與兩間清靈之氣，所煉成的冷焰，威力絕大，章狸雖然恃強，勉強將其困住，太乙神光，青靈冷焰，何等威力，專耗修道人的元氣，於不知不覺之間，時候一久，決難忍受，意欲當衆逞能，以平雙凶盛氣，本想等到章狸，欲罷不能之際，冷不防，猛下毒手，忽見火无害，剛把章狸信號收去，飛向空中，一見錢石二人被困，突又回身飛來，情急救人，全神貫注在雙凶三尸元神黑影之上，別的全未顧及，來勢極猛，以爲有機可乘，忙由斜刺裏，化爲一溜碧光，電射飛來，意欲迎頭下手，驟出不意，將火无害用邪法擒住，目光到處，瞥見青黃兩圈寶光，由冷光中，突然飛出，章狸立時鬆手後退，羣邪妖徒，紛紛驚竄，火无害也一聲長嘯，改進爲退，同時，揚手發出數十團太陽真火，朝羣邪打下，霹靂之聲，震得天搖地動，石破

天驚，聲勢甚是驚人，情形不妙，慌不迭，抽身往旁遁走，百忙中沒有看清，還有一片形如竹葉的青光，同時飛出，正由章狸身前，橫飛過去，等到發現那片寶光，被章狸所發紫光，斬爲四片，但未乘勝下手，將其破去，反到急收紫光，飛身後退，急切間，不知利害，仍就前飛，恰好撞上，章狸正在舉棋不定，見妖人側面飛來，擋向身前，正好拿他替死，故意攔住去路，往旁一偏，妖人見那四片大小不等的青色奇光，飛舞而來，已快上身，明已看出來歷，百忙中，竟會不知顧忌，揚手一道叉形碧光，總要抵禦，出手以後，才想起枯竹老人的禁條，與此寶的妙用，心中一慌，忙一回收，兩下已自接觸，那四片青光，立時粉碎，化爲一蓬花雨，當頭罩下，妖人率性施展全力抵禦，也許暫時不致送命，無如上來不曾留意，突然警覺，心神慌亂，祇顧收回飛叉逃避，忘了此寶威力神妙，除非真有極大法力，將其收去，再用本身真火，費上三四十日苦功，將其消滅，任何邪法異寶，祇一接觸，立生感應，如影附形，不將他擊碎，還好一些，擊碎以後，便成了一蓬星花，最小的細如毫芒，中在人體，立時爆炸，冷焰寒光，同時侵入骨髓，休想活命，這一情急心慌，章狸又是陰險凶殘，巴不得有人替死，那裏還顧同黨義氣，見狀大喜，不特沒有相助，反而暗施邪法，擋住退路，妖人驚慌逃竄中，猛覺身上一緊，知中同黨暗算，凶多吉少，那一蓬青色星花，也自打向身上，當時冷焰攻

心，通體酥溶，情急暴怒，把心一橫，勉強運用玄功，震破天靈，化爲一溜綠光，刺空飛走，章狸不料妖人，當機立斷，見勢不佳，元神立捨肉身，破空遁去，爲防萬一，又把舌尖咬破，一片血光，剛飛出去，妖人元神，已然遁走，殘尸還未倒地，吃火无害，一團真火，由斜刺裏飛來，震成粉碎，那大蓬星花，也隨同妖人慘死，一閃不見，方自暗幸，想將所噴血光收回，以免損耗精氣，吃火无害太陽真火，猛擊之下，已然震散，消滅無踪，再看那兩圈寶光，敵人不知何故，得勝之後，便自收去，不會再用，仍在冷光罩籠之下，滿陣飛舞，專尋妖徒晦氣，妖陣已被衝得七零八落，妖旛法物，也損失大半，妖徒多半負傷甚重，即便將陣佈成，靈效也要減去大半，敵勢越發猖狂，怒火燒心之下，忙向毛蕭，傳聲怒吼，說我二人，昔年何等威勢，今被幾個無名後輩，殺得大敗，本身雖未受傷，同黨門人，好些傷亡，再不施展殺手，搶點上風，日後有何顏面見人，你這老鬼，再如怕事，我便要獨行了，雙凶本是死黨，同惡相濟，狼狽爲奸，已有多年，所煉邪法，又均合力下手，分開力弱，毛蕭天性陰柔險詐，又多機智，平日雖然由他作主，有時遇事爭執，章狸發了凶野之性，毛蕭一味懷柔，多是退讓，見他發怒，即便不從，正在婉言勸告，令其稍爲把穩，莫中誘敵之計，以防萬一，仇敵事前，有了戒備，將數百年苦功祭煉之寶失去，人還不免受傷，以後連想捲土重來，都是無望，兩下

正在爭論，另一面，三小弟兄，朝一妖黨進攻，那妖人名叫反舌神君，乃巨洪的師兄，因見巨洪師徒慘死，欲爲報仇，本就待機欲發，火无害先見妖人裝束，與巨洪相同，因其不曾開口，祇和李健，隔着慧光，各用法寶飛劍相持，先未在意，後來看出巨洪一黨，本想除他，未得其便，恰巧章狸爲破竹葉靈符，噴出滿口血光，知道東海雙凶，所煉邪法，與衆不同，最主要的那多年苦煉的，本身真氣，不特分合變化，由心運用，並還能發能收，具有極大凶威，一見大量噴出，看出便宜，忙將太陽真火，連珠打去，本在留意火无害的行動，想要暗算，一見敵人，飛身空中，目注前面，用太陽真火，連珠亂打，相隔頗近，章狸連番受挫之餘，已是咬牙切齒，暗忖仇敵，功力甚深，憑我一人，也許此仇難報，看雙凶對他，如此痛恨，我如動手，定必相助夾攻，念頭一轉，忙捨李健飛起，剛由囊中，取出一雙上帶鋸齒的金輪，揚手化爲丈許大兩圈相連，可分可合的刀輪，待朝火无害飛去，正趕錢萊石完，脫困之後，看出清寧圈的妙用，方欲就勢殺敵，忽聽暗中有一女子，用本門傳聲，說此寶天地人三環，你們初得到手，本就不宜分用，此時羣邪，尙未全到，內中不少能者，千萬留意，最好暫時不用，以防雙凶不甘慘敗，在我們援兵未到以前，激出事來，或是遇見得知此寶來歷的妖人，將其乘隙奪去，二人料是本門師長，忙即依言收起，正在陣中，縱橫衝突，忽見一老瘦妖人，搶了李

健，暗用法寶，想傷火无害，雖知火无害不會受傷，但那鋸齒連環，光甚強烈，雖有邪氣，本質甚好，明是一件奇珍異寶，錢萊首先看中，一面傳聲，告知火无害，說妖人此寶，決非常物，可速合力，將其收下才好，火无害聞聲回顧，認出此是當年旁門中三件奇珍之一，不禁驚喜交集，忙喝二位師弟留意，此寶來歷，我所深知，除被套中，吃他一絞，全身化爲肉泥而外，更具勾魂迷神妙用，你二人如非神光護身，早爲所迷，我却不怕，此寶共有三件，原是前古奇珍，出世不久，便落在左道旁門手中，留傳至今，不知怎會被這妖孽得去，將他收下，果然是好，祇是事情也非容易，方才那一雙寶環，也許有用，等我將其隔斷，你二人速用雙環，將其收下，方可成功，爲防妖人收回，必須先將這斷除去，才免後患，還有雙凶，連遭失利，已然恨毒，更須防他，情急相拚，不可大意，三人一面問答，人早合圍而上，郝濤身旁，本有兩件極利害的奇珍，金輪發出以後，瞥見冷光飛來，將其敵住，三個仇敵，各用真火神雷，連珠亂打，暗罵小狗，我見你們，滑溜太甚，先用此寶，絆住你們，以便下那毒手，休要逞強行凶，且叫你知道我利害，心中尋思，初意此寶，先後在旁門中七百餘年，連經四個左道著名人物，苦心祭煉，那具有鋸齒的光輪，祇一凌空轉動，敵人目光，立被吸住，即便功力甚深，暫時不致迷倒，時候一久，終難支持，何況身旁，還有一件奇珍，不會應用，更有法寶防身，

不畏雷火侵害，小狗連人帶寶，必落我手，一心打着如意算盤，及見法寶飛起以後，祇管懸在空中，飄輪電馭，相對急轉，放出鮮艷奪目的五色奇光，敵人竟如無覺，一面亂發雷火，一面又將飛劍法寶放出，三下夾攻，自己另外兩口飛劍，竟非其敵，再看雙凶，本在追逐三小，隨同飛舞猛撲，不知何故，反到停了下來，不知雙凶，心中恨毒，欲下殺手，報仇洩恨，因見敵人，隱現無常，比電還快，以前那樣追逐，祇是徒勞，正在商計下手方法，章狸更因元氣損耗太甚，動手以前，意欲運用玄功，稍為準備，祇管咬牙切齒，恨不能把敵人，生吃下肚，暫時反到放任，正是將發未發之際，妖人見狀，自是出於意料，以為雙凶，素來陰險忌刻，故意要他好看，仇敵既未中邪昏迷，雷火又極猛烈，尤其那太陽神光線，威力太得出奇，一任法寶防身，飛遁神速，一被打中，仍是難當，情急怒吼，小賊休狂，我與你們拚了，說罷，回手一拍腰間皮囊，立有一股，形如匹練的光氣，長虹飛舞，電射而出，已長數十百丈，還未放完，待朝錢石二人捲去，火无害先用太陽真火，連珠亂打，打得妖人，左閃右避，手忙腳亂之際，忽然雙手齊揚，各發出一股其亮如電的紅光，作十字形，交叉向前，剛將那一雙連環鋸輪隔斷，口呼二位師弟，快些下手，以防雙凶趕來作梗，話未說完，百丈長虹已由妖人腰間，激射而出，方自驚奇，暗忖昔年旁門有名三寶，怎會有兩件，在這妖人手內，另外一件，如

也爲他所得，自己和錢石二人，雖然不怕，終是後患，雙凶不久，便要發難，時機瞬息，用什方法，將其收去，心念才動，還未想完，忽聽空中，連聲嬌叱，一幢彩雲，電射而下，還未到地，先是一蓬五色彩絲，暴雨一般噴出，雙輪立被裹住，不再轉動，彩雲立帶雙輪飛走，晃眼不見，剛看出那彩雲，是秦寒蓁司徒平所用的彌塵旛，心中一喜，同時，又有四五道遁光，電駛飛到，當頭一個，長身玉立的，青衣少女，形貌與寒蓁相彷彿，手持一根玉尺，發出大量的光圈，電也似急，轉動起無數光漩，朝下斜射，那形似匹練的妖光，本來還在向外拋射，已長有一二百丈，才一接觸，便被那形似漩渦的光圈裹住，風車絞索一般，其疾如飛，晃眼之間，便如神龍吸水，將其收淨，妖人出於意料，手忙腳亂，情知凶多吉少，驚懼忘魂中，見兩件旁門至寶，祇一照面，先被那幢彩雲，將連環金輪收去，來勢又似狂風之掃落葉，神速已極，人還未到，先發彩絲，將雙輪制住，跟着，彩雲飛過，就勢捲走，一瞥不見，妄想將所發妖光收回，再行逃走，連收兩次，沒有收回，覺那旋光，威力絕大，再不見機，命必難保，一時情急暴怒，厲聲大喝，毛章二位道友，如何旁觀不動，一面飛身逃遁，就這微一停頓之間，猛覺身上

一緊，精芒電漩，耀目難睜，全身已被旋光裹住，不禁大驚，剛猛烈一掙，跟着，便覺周身奇痛，心神一昏，旋光連閃幾閃，妖人就此伏誅，火无寒等三人，看出來人，均是

本門師長，方喊，各位師伯師叔，均在慧光之下，請往相見，聲才出口，那旁雙凶，瞥見敵人，來了援兵，法寶威力，不是尋常，章狸首先按捺不住怒火，不等與毛蕭合力施為，首先飛身上前，待下毒手，忽聽連聲怒叱，無知雙身狗面妖孽，惡貫滿盈，眼看滅亡，還敢逞強行凶，同時，迎面飛來一男一女，人還未到，一道青光，一道銀光，已電掣飛來，章狸見那兩道劍光，宛如青虹電舞，銀練橫空，十分強烈，青光更具威力，認出昔年長眉真人所用，降魔奇珍，紫郢青索，雙劍之一，那銀虹也是前古神物，與先前諸敵飛劍，迥不相同，不敢大意，忙即迎敵，才一接觸，彩雲先把空中所懸光輪收去，跟着，又一少女，收了空中妖光，把鄰濤除去，不禁又驚又怒，方喝，老鬼如何坐視，毛蕭已自上前迎敵，吃青光分頭擋住，雙方一面存有戒心，一面不知對方來歷，為敵人先聲所奪，意欲看清形勢下事，不敢驟然發難，各用飛劍法寶，先在空中，相持起來，三小弟兄，見新來諸位師長，所用法寶，無不神妙，具有極大威力，正自喜懣，各發真火神雷助威，忽聽英瓊傳聲，說這幾位師伯叔，多半由此路過，因憤羣邪猖狂，又受妖人指點，就着路過之便，給他一點利害，不能在此久留，你們仍照前言行事，非等你們師父趕來，不可冒失下手，話未聽完，那手持玉尺的青衣少女，已朝慧光之中飛進，待不一會，突又飛起，傳聲急呼，二位師兄師姊，是時候了，我們走罷，說

罷，一縱遁光，當先飛走，那迎敵變凶的，少年男女，正是嚴人英，和周輕雲，本和雙凶苦鬥，聞言，輕雲立用傳聲回答，說雙凶邪法利害，荅妹路過小峯，可將靈丹，多留一些，隨向同來諸人，傳聲警告，說雙凶邪法利害，不可輕敵，同來還有幾個少年男女，正助若蘭等，與爲首七八個妖黨對敵，聞聲均答，三位師兄師姊，祇管放心，幻波池開府，你們事情也完，彼時再相見吧，說時，雙凶見羣邪，相繼傷敗，已有相形見絀之勢，同聲怒吼，小狗男女，叫你知我二人利害，說罷，剛把身形一晃，待要施展邪法，猛下毒手，忽見對面少年，大喝無恥妖孽，你看這是什麼，隨說，把手一揚，眼前倏地一亮，突現出大片金光，光中一隻大手，帶着轟轟雷電之聲飛起，雙凶恰正運用玄功，飛起兩條紫陰陰的人影，待朝二人抓去，一見金光大手，突然出現，看出來歷，心中一驚，當着羣邪，和一般妖徒，又不甘心示弱，各自把心一橫，決計施展全力，與敵一拚，剛同聲怒吼，迎上前去，待要迎敵，忽然覺出那大手，祇管飛舞變化，聲勢驚人，威力不如意料之甚，倒是火无害等三小在旁，看出便宜，各發神雷真火，迎頭亂打，比較要凶得多，隱遁又極神速，抓他不到，又因被困年久，好些顧忌，空自氣憤，無可如何，略鬥了一會，越看越覺那大手，虛有其表，無什威力，再看對面，兩個敵人，已然不見，方疑那是幻影，心中一動，金光一閃，連那大手，同時不見，才知上當，想起初

上來時，勉強迎敵，一味閃避，不敢相拚，胆怯情景，結果受人愚弄，是個幻影，恨到極處，一眼瞥見敵找雙方，惡鬥方酣，爲了羣邪，所用法寶飛劍，多半不如敵人，內有幾個心深一點的，知道對方，仗着慧光防護，有勝無敗，再一假敗誘敵，敵勢越狂，祇原有三四人，仍仗慧光防禦，不會出門，下餘連同後來諸敵，已乘勝追出，不禁暗喜，立運玄功變化，追撲過去，這時，衆人全都佔了上風，先見大手，飛舞空中，金光閃閃，雷聲隆隆，雙凶一味閃避，各由手上，發出兩道暗紫色的光氣，雖在隨同應敵，那兩條暗影，祇是隨同飛舞進退，不敢近逼，與之硬拚，分明落在下風，後來諸人，又都下山不久，胆大好勝，先是李鎮川，周雲從，商風子三人，由峨嵋下山，結伴行道，在洞庭湖邊，遇見戴湘因，余瑩姑一齊互相談起，各位男女同門，紫雲宮，幻波池，與天外神山光明境之事，瑩姑隨說，近在漢陽白龍庵，聽素因大師說起幻波池，目前正當多事之秋，不久，後輩同門，全要趕去，參與本派第二代弟子，開府勝會等語，湘因平日，對於英瓊，最是敬愛，瑩姑又和余英男，申若蘭，十分投機，上次峨嵋開府，相聚沒有多日，便即分手，早就想念，商風子和七矮弟兄，最是交厚，下山時，金石二人，並還約他，湊足七矮之數，一同行道，風子爲了雲從，骨肉患難之交，不願捨他而去，雖以婉言辭謝，稟明師長，情願留山苦煉，和雲從同共進退，對於金石諸人，

却有知己之感，不能去懷，一聽金石諸人，也在幻波池，提議同往，瑩姑笑說，來時，素因大師曾說，我面有煞紋，如能捱到幻波池開府再去，便可無事，隨又笑說，定數如此，難於化解，現送你三丸靈藥，如爲邪法所傷，祇消一丸，立可復原，此時幻波池，正當多事之秋，能不去最好，隨又將我新得的兩件法寶要去，用佛法重加禁制，然後發還，命我遇事留意，昨日路遇湘姊，談起幻波池，本想前去，無如法力淺薄，不是妖人對手，遲疑未定，三位師兄，如願前往，奉陪就是，商李二人，均說吉凶定數，本門弟子，聽恩師口氣，將來大小均有成就，決不致於中途傷折，再說，同門有事，義無抽手，修道人也怕不了許多，二女知道三人中，風子苦心毅力，向道堅誠，上次開府，已然通行火宅嚴關，爲了朋友義氣，仍請留山修煉，用功越勤，（事詳蜀山劍俠，念五六七集），大蒙師長和諸老前輩器重，格外加恩，得有兩件至寶，新近下山，路遇凌渾，鎮川仗着以前相識，說自己半路出家，法力淺薄，目前羣邪勢盛，在外行道，恐有疎失，求其相助，風子也代雲從求恩，凌渾朝三人，獎勵了幾句，各賜了一道保命靈符，自己聽素因大師口氣，瑩姑此行，雖有凶險，似無大害，并賜有三粒靈丹，可備緩急之用，又都年輕喜事，略一商計，便同起身，依還嶺，五人全未去過，無意之中，繞行峯西，相隔約有百餘里，忽見一道本門遁光，由斜刺裏飛來，迎上一看，正是萬珍，滿臉

悲憤之容，見面一談，說起修道多年，入門最久，根骨稟賦，雖不如人，本身法力，和所用法寶飛劍，均非尋常，偏生近年，走了晦運，到處吃虧，前日和雙凶才一對面，便爲紅衣妖人所傷，幸蒙林寒莊易，用靈符救往小峯法台之上，雖保得命，所中邪毒，暫時尚難復原，爲此氣忿，仗着身旁防身法寶，尙還神妙，更能相助飛行，想起附近不遠，有一女仙門下女弟子，彼此交厚，欲往求助，正說之間，忽見一幢彩雲，迎面飛降，正是秦寒夢，司徒平，和萬珍所尋好友酈芸，見面談起寒夢司徒平忽然飛走，便是酈芸之師女仙商嫫所爲，因受好友寶相夫人重託，這日遙望依還嶺上，羣邪大舉來犯，寒夢司徒平，正同向前迎敵，看出不妙，忙發傳聲警告，令用彌塵旛，繞路飛往相見，萬李二女在場，雖也看見，一則，時機匆促，又以閉關多年，不與外人相見，酈芸恰又外出未歸，不知萬李二女，便是愛徒好友，不及往救，等寒夢飛到，酈芸也自回山，互相一談，酈芸聽說萬李二女，已受傷中邪，被同門救往嶺西法台之上，便向乃師說，昔年偶往羅浮賞梅，爲二妖人所困，眼看被擒受辱，身旁雖然帶有信香，可以求救，但因恩師正在本山崖壁之內入定，恰值要緊關頭，稍爲驚動，輕則，前功盡棄，自己雖能免難，却累恩師，功敗垂成，至少多費兩甲子的苦功，還有許多艱難凶危，重則，由此走火入魔，在那深達百丈的山腹之中坐僵，不知要經多少年，才能脫難，師父平生，祇

自己一個愛徒，最爲祖護，向例不容外人欺侮，入定之先，曾說此次入定苦修，專爲抵禦魔劫，禁制重重，內外隔斷，並不須人守候，不令出山遠遊，由於師徒隔絕，恐其在外，受人欺害，難以往援之故，就這樣，仍恐自己靜極思動，不耐寂寞，賜了一枝信香，以防萬一，師恩深厚，如何誤他修爲，有心自殺，又恐邪法利害，被妖人把生魂攝去，受那慘禍，正自胆寒心悸，萬珍忽然飛到，素昧平生，竟以全力相助，仗着法寶威力，先將邪法破去，脫去危機，和妖人苦鬥了兩日夜，雙方仍是相持不下，幸而郁芳衡，和妙一真人之女齊霞兒，相繼飛來，四人合力，才將妖人除去，永絕後患，以前曾和師父說過，時常感念，如今恩人有難，務望恩師，看弟子分上，鼎力相助等語，商孃先不知萬珍，便是愛徒好友，又見受傷之後，人已救走，不會在意，聞言，想起愛徒那年，全仗萬珍，保住性命，連自己無形中也得了他的好處，早想報德，立時應諾，爲了昔年殺孽太重，已然發下誓願，從此閉洞清修，除傳授愛徒衣鉢外，決不再開殺戒，也不與人來往，連峨嵋聞府，那等盛會，並還接到請帖，均以飛書婉言辭謝，不曾前往，比時，愛徒爲了一事，耽擱在外，事後得知，後悔非常，常時絮聒，引爲恨事，自己不久成道，以前性情孤傲，同道中無什往還，所居洞府，地勢又極廣大，更有祕徑，遠通滇黔兩省，愛徒功力尙差，人又極美，將來在外行道，難免不受妖邪侵害，難得有此

淵源，意欲就勢，使其與峨嵋諸女弟子結交，以爲異日打算，便命鄺芸隨同司徒平寒萼，拿了專一吸收邪毒的至寶蝸皇針，和一片玉符，趕往相助，將人治愈以後，卽速回山，等幻波池開府，再往相會，不許停留，還未起身，鬼仙玄殊仙子，忽然飛到，雙方原是舊交至友，匆匆談了幾句，便對寒萼說，金蟬，朱文，余英男三人，現在寶城山後，除一著名妖邪，此時剛到，祇等妖人伏誅，去一大害，立可趕回助戰，東海雙凶，平日雖極凶橫，但是天性多疑，對敵之際，首鼠兩端，舉棋不定，除十分拿穩，手到成功而外，祇一發現對方不是易與，不到萬不得已，或是萬分情急，決不肯輕易發動全力，又因雙凶，當初結合甚奇，兩個陰險狡詐，卑鄙無恥的惡人，偏會十分投緣，多少年來，同惡相濟，從未離開，所煉邪法，又是獨門傳授，從修煉起，便是一路，成了一狼一獺，無論是何邪法異寶，都是同心合力，一同祭煉，雙身教主之名，便由此而來，正想創立教宗，橫行之際，吃長眉，極樂，二位真人，東海一敗，成了殘廢，并被仙法禁閉海底多年，新近遇救脫困，想起前仇，又受妖婦許飛娘蠱惑，大舉來犯，連遭挫折，已生戒心，內中藍敕令毛蕭，最是狡滑，定必預留退步，到了要緊關頭，也許把多年形影不離的死黨丟下，獨自逃走，但他凶心不死，仇恨越深，此去必要捲土重來，或是另用陰謀暗算，雙凶最利害的邪法，均須二人合力，去掉一個，凶威便差得多，並還可以由

他身上，把昔年縱橫兩極，爲惡多年，後來因懼長眉真人威力，由此隱遁，不再出世的，一個著名凶孽，引將出來，一齊除去，雖然毛蕭再來之時，正當開啓水宮寶庫，要緊關頭，但可就此除掉一個未來大害，形勢雖較凶險，却甚值得，易靜李洪諸人，又都回山，加增許多助力，祇要小心謹慎，把握良機，算準下手時機，決可無慮，請轉告幻波池諸位道友，留意戒備，事情已有解救，內中詳情暫時還難預告等語，隨又指點了一些機宜，寒萼聽出那鬼仙行輩頗高，人却十分謙和，謝了指教，便同飛來，萬珍雖仗林寒，用靈丹解救，並未復原，尤其周身酸痛，心頭煩惡，連用遁光飛行，俱都勉強，良友相逢，又對他如此關切，自是喜慰，略談幾句，便由酈芸用媧皇針，把所中邪毒之氣收去，將師贈玉符，如法傳授，令其掛向胸前，以防邪毒，瑩姑見萬珍，神情蕭索，面容悲憤，誤認仍未復原，想起身旁靈丹，共有三粒，自己和湘因，各留一粒備用，尚多一粒，便取出來相贈，萬珍見瑩姑，情意殷殷，隨即服了下去，酈芸平日無什交遊，早就聽說，峨嵋門下女弟子甚多，全是仙根仙骨，美如天人，難得有此機會，喜出望外，仗着師父鍾愛，正拚回來受責，隨同前往，忽聽乃師，傳聲警告，說此時萬不可去，令其速回，否則，平白受害，多生枝節，連幻波池開府，均難參與，不敢再抗，祇得和萬秦諸人，懇勸話別，戀戀而去，寒萼原奉女仙之教，專收那形似連環齒輪之寶，到手以後

，無須戀戰，卽速飛走，等到女仙重煉之後，將上面所附邪氣除去，過了數日，再往依遠嶺，便可無害，並說，此寶爲了長眉真人一句諾言，落在左道旁門手中，已數百年，關係重大，謹防到手以前，被別的妖邪，乘隙奪去，下手時，祇仗彌塵旛護身，用所借法寶天蠶絲，將其制住，再用峨帽分光捉影之法收去，隨卽遁走，越快越好，絲毫疏忽不得，如有妖人追來，自有別的同門對敵，不可回顧，寒夢知此寶乃前古奇珍，三次峨帽鬥劍，尙有大用，關係重要，和萬珍等見面，略一商談，決計夫妻二人，自作一路，專辦此事，仗着彌塵旛飛遁神速，特意繞道，先行飛走。

第三回

毒氣落紅沙百丈祥輝援道侶 燈花兜率火千重霞雨戮凶頑

萬珍等剛要飛走，又聽破空之聲，三道遁光，合成一起，凌空急馳，本由嶺西一帶飛過，相隔頗遠，中途停了一停，似因發現前面烟光萬丈，上與天接，依還嶺上空，光影閃變，方圓數百里內，連山石林木，均幻成了異彩，敵我雙方，爭鬥猛烈，忽然掉頭，待往嶺上飛來，看出同門中的能手，忙卽迎上，見面一看，竟是秦紫荅，嚴人英，周輕雲三人，不禁大喜，正要敘潤，紫荅已先開口說道，我三人此時身有要事，須往青螺峪一行，時機緊急，方才由此經過，發現羣邪來犯，聲勢浩大，無如此行關係重要，

又知癩姑英瓊，功力日高，英瓊已將定珠，煉成第二元神，身外化身，形勢雖險，終可無害，本不打算參預，已快飛過，忽遇白髮龍女崔老前輩，與女仙姜雪君，由海外飛回，匆匆指點了幾句，令我三人，往收一件流落旁門中的前古奇珍，此事無多停留，諸位面上，多帶煞氣，到後，最好仗着李師妹的慧光護身，方可萬全，衆人會合以後，原是一面說話，一面朝前急飛，萬珍聞言，因見這般男女同門，全是後進，如今功力俱比他高，心中慚愧，想起先前受傷之事，對於羣邪，越發痛恨，紫苓等三人，尙有急事，匆匆商計，分頭下手，也未多談，本來還想雙凶利害，存有戒心，及自飛到依還嶺上，先是寒萼司徒平，駕着一幢彩雲，當先飛到，驟出不意，照着女仙商嫻所傳，收了妖人法寶，立即遁走，同時，紫苓也將那形似百丈匹練之寶，用璇光尺收去，除了妖人，更不戀戰，匆匆飛入慧光之內，和英瓊談了幾句，便自飛走，人英輕雲，和雙凶略爲相持，等秦氏姊妹，收了妖人法寶，便由人英，取出姜雪君所贈靈符，幻化一隻金光閃閃，雷電交鳴的大手，將雙凶擋住，就勢抽身，追上紫苓，一同飛去，衆人除商風子，惟恐周雲從法力太差，不令走出慧光而外，餘人本助申若蘭等男女同門，與羣邪相持，一見敵人邪法，不如意料之甚，自己這面，連番得利，未免把事看易，雙凶和金光大手對敵，又頗相形見拙，羣邪再一故作不支，且戰且退，內有數人，又是真敗，再見火无

害等三小，滿陣飛舞，亂發神雷真火，所到之處，打得衆妖徒，殘魂斷烟，紛紛驚竄，所向無敵，妖陣已被衝得支離破碎，不能成形，不禁心雄胆壯起來，新來諸人，固是啓了輕敵之念，連申若蘭等，原有諸人，也覺雙凶邪法，固非尋常，憑自己的功力，和所用法寶，尙能抵禦，決不致於容易受傷，此時羣邪紛紛敗退，以雙凶已被大手擋住，無暇分身，正好下手，就勢除去兩個，內中李健，林秋水，首先飛出圈外，恰巧內一麻面妖人，連日向衆辱罵，神態醜惡，邪法却不甚高，先沒料到敵人，忽然窮追不捨，因所用法寶，剛被商風子破去，心中一慌，縱身飛逃，吃林秋水，身劍合一，追上前去，妖人回顧商風子，已被同黨截住，心方略定，略一停頓，二不曾留意，一道劍光，突由側面飛來，已快上身，才行警覺，看出林秋水在敵人中，法力較差，怒喝，鼠輩也敢欺人，忙即反身回鬥，妖人起初因見敵人，所用法寶威力太強，尤其是那慧光，神妙不可思議，任何邪法異寶，祇一挨近，多半消滅，身旁所帶法寶飛劍，已失去了好幾件，惟恐再發出去，又爲敵人所毀，不敢輕用，欲發又止，專在一旁，辱罵助威，及見對方身劍合一，窮追過來，急怒交加之下，兩肩一搖，立有九股黑烟，各帶着一根妖釘飛起，意欲冷不防，制敵死命，李健與羣邪，鬥了兩日夜，看出敵人狡詐，專一避重就輕，雙方隔着慧光，各用飛劍法寶，相持惡鬥，自己這面，雖立不敗之地，想將羣邪除去

，也極艱難，早就打好主意，把兩件具有極大威力的法寶，暫不使用，準備到了時機，突然發難，這次飛出，本意就想把這麻面妖人除去，見其回身迎敵，正合心意，揚手便是數十百丈金光雷火，將妖人罩住，旁邊余瑩姑，李鎮川，見衆同門，相繼出戰，也跟蹤追了出來，各指飛劍法寶，往上一圍，妖人瞥見金光罩體，看出初對敵時，那面威力最大的寶鏡，突又出現，大驚欲逃，已自無及，在四人合力夾攻之下，連人帶妖釘，全數消滅，這時，羣邪除雙凶師徒，和爲首六七人外，人數尙多，衆人在慧光下應敵，眼看火无害等三小，縱橫飛舞，衝盪妖陣之中，大顯威風，自己還是師長，寸功未立，還不敢離開慧光一步，均覺氣悶，有兩人一開頭，都想就着雙凶，無力旁顧之際，先把妖黨，殺上幾個，以消連日辱罵的惡氣，除周雲從，初來胆小，守着風子之誠，不敢妄動，申若蘭飛起較遲，被英瓊強行止住，袁星不敢違命而外，全都紛紛飛出，英瓊見狀，正在担心，一面傳聲勸阻，一面準備救護時，猛瞥見空中金光一閃，大手不見，暗道不好，方喝，雙凶邪法利害，可速退回，話未說完，李鎮川，林秋水，先吃章狸，電也似急，突然飛到，揚手一股暗紫光華，打向身上，當時倒地，眼看二人元神，離身飛起，快被妖人攝去，忙要搶前救護，前見金霞，突然湧現，一閃不見，二人也自失踪，英瓊人隨心動，也自趕到，章狸用那邪法，將人迷倒，正下毒手，瞥見金霞一閃，料和

初來時一樣，敵人又被同黨救走，一聲怒嘯，那條暗影，立時暴漲，滿擬受傷的人，逃走不遠，正待行使邪法，展佈開來，祇稍發生感應，仍可擒回，或將生魂收去，心念才動，猛覺眼前一亮，前面那團慧光，突然迎面飛來，雙凶俱都多疑，因英瓊從未現身，又覺出那團慧光，威力絕大，誤以為敵人主腦，忽然出手，心中一驚，忙即往後閃避，李英瓊見受傷同門，已被莊易救走，方想，大方真人靈符，固是神妙無方，林莊二位師兄，應變也真機警，雙凶邪法，何等神速利害，竟能在萬分危急之中，把人搶了就走，猛瞥見余瑩姑，同了商風子，也為毛蕭所傷，中邪昏倒，不禁大驚，一縱慧光，忙即趕去，毛蕭最是詭詐兇狠，早就斷定敵人方面，暗中伏有能手，專一救護受傷的人，未下手以前，先用邪法，暗中準備，眼看成功，火无害在旁，看出危機，忙以全力，搶前救護，雙手揚處，兩股太陽真火，宛如兩條火龍飛瀑，帶着轟轟發發之聲，猛朝毛蕭射去，毛蕭正下毒手抓人，一見真火來勢，如此猛惡，也自心驚，忙由手匕，發出大股暗紫色光氣，朝前抵禦，一面行法攝取生魂時，就這略一停頓之間，慧光已自飛到，邪法禁制，立被二人，先後衝破，莊易仗着法寶護身，隱形接應，剛把李林二人救走，瑩姑，風子，又同中邪倒地，忙即回援，英瓊恰將邪法衝破，莊易所發靈符，立生靈效，一片金霞閃過，湧了二人，往法台上飛去，因見衆同門，紛紛出門，雙凶自身應戰之

外，又由身上，飛出兩條長大人影，手中所發紫色烟光，捱着就倒，英瓊救人心急，又離開了本位，忙即傳聲急呼，李師姊可速回去，邪法利害，諸位同門，千萬不可輕敵，離開原處，正在大聲急呼，萬珍先聽紫苓，行時婉勸，雖不甘心示弱，但離英瓊甚近，留有退步，及見慧光飛出，莊易又在大聲急呼，意似一離慧光之外，必為妖邪所傷，想起前仇，本就氣憤，無如雙凶邪法，實在利害，除有限幾人，能仗法寶，暫時抵禦而外，餘者均非其敵，本不打算負氣，正往回飛，想與英瓊會合，不料雙凶門下，兩個得力妖徒，仗着機警靈巧，每遇真火神雷打到以前，總是搶先逃避，一直不曾受傷，又恐取巧太甚，事完之後，雙凶責罰，難於禁受，意欲立點功勞，早在暗中留意，相機下手，及見敵人，祇一倒地，必有金霞湧起，將人救走，知道雙凶，淫凶好色，如能擒到一個美女，回去必能討好，因萬珍貌美，相隔又近，便以全陣貫注，自恃飛遁神速，打算觀準雙凶動作，祇等妖光飛出，人一中邪，便雙雙搶上前去，在金霞發動以前，把人搶走，不料惡貫滿盈，死星照命，錢萊，石完，早看出這兩個妖徒，機警刁滑，邪法較高，幾次想要傷他，均未如願，乘着章狸，捨了英瓊追來之際，故意遁入地內，悄悄掩往二妖徒身後，冷不防突然飛出，本來手到成功，也是石完心急，見二妖徒，目注側面，時進時退，不知懷有鬼計，想暗算萬珍，恐其又和以前一樣逃走，不等錢萊發動，

揚手便是一神雷，妖徒見錢石二人，遁入地內，早就防他突起傷人，耳目又最靈警，銀光稍爲一現，神雷還未爆炸，先自警覺，如在平時，也還不致遭殃，因那雷火發自身後，妖徒飛遁極快，目光又正注向前面，心中一慌，立時往前遁去，事有湊巧，萬珍此時，正和一紅臉妖人對敵，所遇恰是妖黨中的能手，法寶甚多，層出不窮，萬珍偶然疏忽，左腿上竟中了一妖針，當時半身酸麻，熱痛如焚，如非功力較深，忙將氣穴閉住，幾乎昏倒，幸而李健用寶鏡起來接應，胸前玉符，又生靈效，才得無事，急怒交加，待往回飛，瞥見二妖徒，由身旁飛來，不由氣往上壯，揚手發出青紅白三色奇光，電瀉星飛，將二妖徒，迎頭裹住，跟着，又一太乙神雷，當時把二妖徒，魂魄震散，錢萊，石完，同時追到，因憤妖徒可惡，頓忘英瓊之戒，太乙神光，再往上一罩，當時消滅，雙凶正趕過來，見狀大怒，同施邪法，猛下毒手，錢石二人，已被暗影罩住，總算防身法寶神妙，先前雙方，都曾吃過苦頭，雙凶不會緊逼，二人也自遁走，萬珍本難活命，仗着胸前，佩有女仙所贈玉符，章狸見他貌美，又想生擒，未下毒手殺害，萬珍瞥見雙凶飛來，全身已在暗影籠罩之下，一股暗紫色的光氣，迎頭射到，雖有法寶防身，兀自覺得周身冷戰，神志欲昏，忙自鎮攝心神，待要逃遁，莊易在旁，本代他捏着一把冷汗，一見人被妖光邪氣射中，以爲人必昏倒，爲防有失，立將靈符，搶先發動，一片金霞閃

過，護了萬珍，便往法台飛去，雙凶因見那片金霞，十分神妙，不論何時何地，敵人祇一受傷中邪，立即出現，將人救走，妙在一閃不見，看不出來踪去迹，早已留心，萬珍就此遁走，也可無事，祇爲逃時，瞥見眼前金霞一閃，人便凌空飛起，知是莊易所爲，忙喊莊師弟，我受傷不重，並未中邪，急切間未用傳聲發話，這一開口，立被雙凶聽去，想起後來兩起敵人，均由西方飛來，料知嶺西，還有強敵埋伏接應，立即循聲趕去，萬珍也自落向法台之上，總算佛法神妙，先到一步，林寒早有準備，忙將法台上的旗門轉動，雙凶爲仙法所迷，急切間，看不出法台所在，斷定敵人，必在當地一帶藏伏，正用邪法試探，四面攻打，眼看形勢危急，忽聽依還嶺上，羣邪妖徒，紛紛呼嘯求救，雙凶回頭一看，原來英瓊救人心切，將慧光飛出接應，衆同門便入了危境，及聽莊易連聲警告，才想起不能離開原地，剛把慧光，飛回原處，便見萬珍，受傷遁走，雙凶跟踪追去，隨聽林寒告急，不禁激怒，暗忖，林寒主持法台，關係重要，又有好些受傷同門在彼，如被識破，凶多吉少，何不乘着雙凶離開以前，先將這些妖黨，消滅幾個，並引雙凶回援，免得林寒受害，心念才動，忽聽破空之聲，一三三十道妖光，正由東南兩面，破空衝雲而來，暗忖妖黨相繼趕到，敵勢越盛，不乘雙凶離開之際，除他幾個，等待何時，英瓊身外化身，與本身靈感相應，動念即知，主意打定，原身便由幻波池中飛

出，這時方瑛元皓，已早飛回，英瓊命其代爲留守，帶着一朵兜率火，待命行事，親自出戰，一面仍用身外化身，護住衆人，以防萬一，後來羣邪剛與衆妖黨妖徒會合，談說前事，內有幾個最凶橫的，見敵人同立慧光之下，各自指揮飛劍法寶，向同黨還攻，先立有勝無敗之地，已是有氣，雙凶走後，火无害等三小弟兄，越發逞能，各用真火神雷，飛劍法寶，滿陣飛舞亂打，此去彼來，出沒無常，打得衆妖徒，殘魂四飛，東逃西散，叫苦連天，無計可施，所有佈陣的妖旛法物，已被毀去多半，所剩無幾，雖有幾個法力高強的同黨，爲了這三個小敵人，機警靈巧，各有專長，專一掃蕩妖陣，乘隙傷人，不與正面爲敵，而那太陽真火，青靈神光，又全是邪魔尅星，自身尙須隨時戒備，才免受傷，如何能與爲敵，再問雙凶何往，說是一到依還嶺，便看出對方，尙有能手，暗中主持，意欲查明虛實，再下毒手，以致未照預計行事，現往嶺西追敵，也許發現敵人首腦，在彼主持，欲往查看等語，新來妖黨聞言，除有幾個，不憤雙凶強傲，開言暗中快意而外，下餘多受妖婦許飛娘蠱惑而來，全都激怒，正指衆人，厲聲辱罵，意欲激令出門，忽聽一聲清叱，一道紫虹，由幻波池中，電掣飛出，中一白衣少女，人既美秀絕倫，所用飛劍，光華又極精純，與對面敵人所用，迥不相同，衆妖黨均非無名之輩，早就聽說峨嵋三英的威名，見敵人那等裝束，劍光又是紫色，初出現時，宛如一條紫色

晶虹，並不十分強烈，精芒內斂，真氣如龍，正與傳說中的紫郢劍相似，同聲大喝，賤婢何人，通名受死，各指妖光，蜂擁而上，那知來人，理也未理，先往慧光之下飛去，飛行絕快，連人帶劍，穿行妖光邪霧之中，如無其事，衆妖人多半隔着慧光，與若蘭等苦鬥，另有二三十個，恨極三小弟兄，雖然撈摸不着，仍自追逐不捨，依還嶺又成了一片光山火海，光焰萬丈，邪霧蒸騰，比起先前聲勢，更顯驚人，少女紫光，所到之處，竟如無人之境，晃眼便與慧光中敵人會合，正自怒聲喝罵，紫虹突然暴漲，電也似急，由慧光中，直射出來，先朝空中飛舞的那些法寶飛劍，祇一絞，當時破去好些，化爲滿天星雨，五光十色，四下飛舞，轉眼消滅，衆妖人看出利害，不禁大驚，內中幾個邪法最高的，看出敵人身劍合一，人在劍光之中，忙即迎頭上前，英瓊此來，原因這夥妖黨，全是極惡窮凶，先前又聽秦靈馨勸說，覺着妖黨太多，打着除一個是一個的主意，故意先往慧光之下，轉了一轉，暗命衆人，各將飛劍法寶，暫時回收，等到羣邪行法進逼，冷不防，身劍合一，化爲一道數十丈長的紫虹，橫掃上去，將空中妖光，消滅了大半，看出迎面十幾個來敵，均擅玄功變化，不是當時可以收功，一任喝罵，也不理睬，一面運用仙劍，滿陣飛舞，一面把太乙神雷，向外亂打，英瓊近來功力大進，所發神雷，威力自然更大，本身法力又高，身劍合一以後，任何邪法異寶，均難侵害，又不與

羣邪正面對敵，有如神龍鬧海，飛騰往來，於千重焰光之中，飄忽若電，太乙神雷，再發之不已，看去又似一條火龍，法力稍差的妖黨，稍一逃遁不及，立被紫光掃中，斬爲兩段，再吃雷火金光，往上一圍，多半連元神，也保不住，便自消滅，火无害等三小弟兄，見英瓊親身出戰，精神大振，各以全力助威，飛舞越急，慧光下面諸人，見此情勢，雙凶又不在場，紛紛出動，衆妖黨見此威勢，也都厲聲咒罵，暴跳如雷，各以全力，施展邪法異寶，抵禦還攻，一二百道各色劍光寶光，滿空交織，飛舞惡鬥，加上雙方所發的真火神雷，妖烟邪霧，整座依還嶺，全被籠罩，遠方看去，已看不出有一點山形，英瓊見自己這面，祇有限幾人，佔了上風，後來這些妖黨，大有能者，如非暗中留意，隨時應援，仗着身劍合一，來去如電，不與爲首諸邪，正面相對，免去彼此相持，專攻敵人的短處，防護靈警，那幾個法力稍差的同門，直非受傷不可，又料雙凶必要回援，正用傳聲，暗告衆人，適可而止，速回原處等候，以免雙凶突然趕回，應變稍遲，又爲所傷，忽見妖黨中有三人，形貌詭異，與衆不同，各穿着一身，上有龜甲的魚皮短裝，飛舞起來，宛如三團碧火，前所未見，料知邪法利害，將要發動，正自戒備，打算另用法寶，除此三敵，回顧衆同門，聽了招呼，幾個不甚貪功的，已先飛回，祇石奇，趙燕兒，廉紅藥，木鷄，四人未退，方想傳聲，催其速回，那三妖人，自從脫去道裝，現

出貼身魚鱗怪衣以後，已化爲三團碧火，相繼飛來，英瓊正待一試對方強弱，內中一團，忽似流星電射，直朝石趙二人射去，二人自從移居岷山，苦煉數年，功力大進，又各得有兩件仙府奇珍，除燕兒誤入幻波池，吃過一次虧外，在外行道，極少挫敗，因此胆子越大，先聽英瓊傳聲，本想回飛，無奈敵人，正是那紅臉妖道，邪法甚高，正在相持不下，石奇爲妖道惡罵所激，立意除他，廉紅藥也因那紅臉妖道，連日辱罵，心中憤恨，想趁雙凶未回以前，除此一害，傳聲請二人少停，等將對面敵人除去，立用修羅刀，夾攻助戰，二人剛一答應，不料一團碧火，中間一個周身發光的怪人，由斜刺裏，急飛而來，還未近前，光中忽射出數十百股綠氣，激如亂箭，石奇相隔最近，首先聞到一股奇腥，當時昏倒，燕兒見石奇倒地，明知危機一髮，已然拚命搶護，打算將人救走，一縱遁光，剛搶上前，那暴雨一般的綠氣，已迎頭射到，眼看能免禍，忽聽連聲清叱，先是一道紫虹，電馳飛來，將綠氣隔斷，兩下相差，也祇瞬息之間，英瓊搶護稍遲，那紅臉妖人，又因來人是個著名妖孽，凶毒無比，平日還好，對敵之際，祇把道裝脫去，現出那一身魚鱗短裝，立現本相，專一吸收道家元神，並還不論敵我，祇被邪氣射中，昏迷倒地，立將生魂攝去，見狀自知不妙，惟恐波及，首先遁走，雖將石奇迷倒，因見燕兒，上前搶救，以爲現成之物，打算雙管齊下，緩得一緩，英瓊瞥見石趙二

人，形勢危急，不顧迎敵另兩個身發碧光的妖人，忙即回救，恰巧搶在頭裏，燕兒剛把石奇，搶到手內，下餘兩團碧光，已相繼追來，英瓊看出利害，正將慧光加大，上前接應，廉紅藥，木鷄，已各指飛劍修羅刀，趕將過來，同時，三小弟兄，也各發真火神雷，由旁趕到，才一照面，便用太乙青靈鎧，先將四人罩住，隨聽火无害，大聲急呼，李師伯，此是西海落魂島上，三個著名妖孽，已然伏誅多年，不知怎會被他逃出殘魂，煉成形體，又來害人，此是修道人的大害，李師伯最好將其除去，話未說完，英瓊百忙中，已看出在場羣邪，自從這四個周身發光的妖孽一出現，全都紛紛逃避，遁向一旁遙觀，當時空出了大片地面，並無一人上前，而那三個發光怪人，竟比道裝未脫，初對敵時，動作還要神速，兩個向自己夾攻，另一個便朝紅藥木鷄撲去，如非那二十七口修羅刀，擋了一擋，錢萊恰好趕到，用太乙青靈鎧，忙將四人護住，幾遭毒手，這等神速之勢，從所未見，紫郢仙劍，何等威力，急切間，竟擋他不住，不禁又驚又怒，再聽這等說法，正想施展全力，將其除去，同時，又聽癩姑傳聲警告，說落魂島三凶，居然煉成形體出世，如就勢除去，害人更多，已命方瑛元皓，帶了兜率火出戰，此是遮掩敵人耳目，仍望瓊妹，全力應付，如其不濟，不妨把你兜率火，盡量發出，即便爲此激怒雙凶，引發陰火，毀損靈景，爲了除此三個大害，也說不得了，英瓊本就想用兜率火，

除此三害，聞言還未回答。兩箭青熒熒的冷光，已由幻波池，急飛而來，那三個妖黨，也是該當數盡，一見連下兩次毒手，均未成功，又見衆妖黨，畏懼他的凶威，紛紛逃避，連想混水撈魚，照着以往惡行，乘着對敵，把同黨生魂，吸收幾個，都是無望，越發暴怒，全神貫注在英瓊身上，沒有留意身後，兜率火天府靈焰，本極神妙，英瓊又以全力主持，威力自更強大，三妖孽均是凶魂煉成，長於玄功變化，就這樣，祇要事前，稍爲警覺，仍不致於全數滅亡，祇爲凶橫太甚，平日笑裏藏刀，祇一反臉，或當遇見強敵，現出原形之際，便不問親疏，一體殘殺，昔年爲正教中諸長老，環攻圍困之際，爲了元氣損耗太甚，情急之下，連門下七八十個男女妖徒的生魂，均被強行吸收了去，末了雖然伏誅，爲諸長老所殺，仗着陰險狡詐，事前留有好些退路，雖在正派羣仙合圍之下，將所煉三尸元神，震成粉碎，仍逃走了一些殘魂餘氣，遁入海心深處，潛伏在預留的妖窟之內，苦煉數百年，重又出世，近受妖婦蠱惑，專爲奪取毒龍丸而來，左道妖邪中，祇雙凶和軒轅老怪，有限數人，與之交厚，昔年約定，遇事互助，各不相犯，餘者，誰都怕他，不敢招惹，雙凶方才原因形勢不妙，用信號將他催來，在場羣邪，識與不識，全都畏他凶毒，惟恐無意之中，被其順帶殘殺，祇管同是雙凶一黨，比對敵人，更戒備，明見敵人，由池中飛出，向其身後掩到，那朵紫色火焰，與傳說中專制邪魔

的佛家心燈，所發燈花，好些相似，威力大得出奇，內有一些先來的，又曾嚐過味道，但因三妖孽，殘忍驕橫，慘無人理，平目相見，固是兢兢業業，如對毒蛇猛獸，稍微疏忽，便受其害，如與疏遠，見即隱避，一個不巧，被其看破，禍發更快，祇能補益他的元神，多麼殘忍的事，都做得出來，法力雖還不如昔年縱橫西崑崙的血神子鄧隱，殘酷無情，祇有過之，血神子雖然凶橫，對於同黨門人，還不肯無故殘害，這三個妖孽，却是不問親疏遠近，毫無情義可言，如何不怕，見其現出那一身碧光閃閃的魚鱗怪衣，仍是昔年故態，全都胆寒，不特沒有同仇敵愾之心，反在暗中埋怨，雙凶未來以前，那等驕狂，便看出敵勢太強，當時不勝，退將回去，日後再打主意，也犯不着把這類凶人引來，使得大家不問成敗，早晚均受其害，都巴不得敵人，能將妖孽除去，或使慘敗，將所煉元神擊散，挫其凶焰，免再害人，羣邪差不多一樣心思，誰也不肯發話警告，那朵兜率火，未發難時，光僅如豆，方元二人，又受有癩姑指教，此來用意，祇想借此示威，使羣邪眼見兜率火，兩次均由池中飛起，顯得仙府之中，尙有高明人物坐鎮，引起雙凶疑忌，不敢冒失發難，各仗着一枝太乙青靈箭，與英瓊三面合圍，免被殘魂遁走，二次重煉，又出害人，一上來，便各往兩旁分開，並不上前，祇由那點兜率火，朝三妖孽身後飛去，故此無一警覺，那兜率火，日前已被英瓊煉成本命元神，與定珠慧光，有異

曲同工之妙，威力能大能小，三妖孽如何能當，又見敵人根骨之佳，從來未有，另外四人已被那幢冷光，救入慧光之內，無法再下毒手，又是痛恨，又是貪得，同聲怒吼，意欲得而甘心，來勢萬分猛急，本就全神貫注前面，沒防到禍星來自身後，大劫臨頭，萬無幸免，英瓊再一誘敵，裝着自保，把劍光突然縮成丈許長短，三妖孽恐其遁入慧光之中，又成徒勞，明知仙劍威力，不是尋常，仍然妄想將人困住，祇要對方，人和劍光，稍現空隙，立可成功，正拚元氣損耗，擒到敵人，再行補償，一同包圍上去，猛瞥見慧光下面，飛出一個俊美少年，手持一鏡，鏡上發出數十百丈，一股金光雷火，迎面射到，先前逃回去的，另一少女，又將修羅刀，化爲二十七道寒碧光華，飛舞而來，這兩件法寶，均是妖邪對頭尅星，又有慧光防身，先立不敗之地，無法回手加害，更恐英瓊，就勢遁走，急怒交加之下，心神又是一分，百忙中，正待分頭抵禦，猛覺後心一涼，似有一股極奇怪的冷氣，由身後猛襲過來，心方一驚，隨聽波的一聲，極清脆的爆音過處，連念頭都不容轉，內中祇有一人，怒吼得半聲，兜率火已自近身爆炸，一時紫焰橫飛，百丈星花，宛如正月裏的花爆，突然爆炸，滿空花雨繽紛中，三妖孽全被震成粉碎，化爲萬縷殘烟，四下激射，剛吃滿空紫色星花，往上一圍，方元二人太乙青靈箭的兩道青色冷光，也電馳飛來，猛然伸長數十丈，神龍交尾，圍繞上去，同時，李健手中寶

鏡，所發雷火金光，連同廉紅藥的二十七口修羅刀，還未飛到，殘魂已早消滅，羣邪見此情勢，全都又驚又怒，敵人如此利害，三妖孽已死，再不動手，雙凶回來，未免難堪，祇得硬着頭皮，同聲怒吼，蜂擁而上，錢石二人，剛把石奇，護送到了慧光之下，便聽莊易傳聲，說方才爲了雙凶攻打法台，欲助林寒暗中防禦，不及來此接應，幾乎誤事，現將石師兄交我帶走，雙凶不久即回，千萬留意，說罷，金霞一閃，石奇立被接走，錢石二人，正往外飛，瞥見英瓊，把三個滿身碧光的妖孽除去，羣邪重又夾攻而來，一聲招呼，連合火无害，仍用前法，衝盪妖陣，打得正急，英瓊回顧雙凶，已往回趕，忙喝，雙凶已被激怒，務要留意，我回去了，說罷，同了方元二人，剛往幻波池中飛回，雙凶已自趕到，見最利害的三個妖孽，竟爲一朵燈花所殺，形神皆滅，越發驚疑，那紫色燈花，第二次出現，威力更大，便非佛家心燈，也是威力相等之寶，否則，這三個妖黨，何等神通，怎會晃眼被敵人全數消滅，連殘魂也未逃走一個，敵人得勝之後，又全退入慧光之下，以守爲攻，除却三個小敵人，無一出戰，連那形似李英瓊的少女，也全退去，怎麼想，也想不出敵人，是何用意，如其自知不是敵手，意欲退守待援，固不應隨時挑戰，傷害同黨妖徒，越來越凶，如有能人主持，別的不說，單那紫色燈花，便具極大威力，祇消大量發出，縱不一定能傷自己，這般同黨門人，定必傷亡殆

盡，不逃必死，何以如此矜持，不肯輕發，還有先前收去兩件旁門奇珍的，幾個少年男女，功功法寶，均比對面敵人，要高得多，何以得手即走，不往幻波池中飛回，方才會由冷光中飛出的兩環寶光，也是前古奇珍，章狸還幾爲所傷，也祇現了一現，不見再用，紫色燈花，兩次均由池中飛起，其中祇此先後兩三個敵人，是往池中退回，並無敗意，互相計議，均不知敵人真意所在，均料敵人，事前算出自己，要率同黨，大舉來犯，戒備甚嚴，並有能手，分頭主持，設此疑兵，除幻波池外，又在西面幾座山峯，設下埋伏，暗中有人，主持接應，不是想等大援到來，再以全力還攻，想把自己這面，一網打盡，便是深知陰火利害，如用形似燈花之寶，將其擊散，恐其四下飛揚，化爲寒毒之氣，誤傷生靈，流毒人間，於是設下巧計，一面擾亂陣法，一面挑戰誘敵，等到陰火發出，突然收去，再以全力回攻，盤算至再，本來還想暫時慎重，後見衆妖徒，已被敵人，先後除去了十來個，如非元神應敵，直非全數消滅不可，就這樣，保得原形，不曾受傷的，也祇有十之二三，同來妖黨，傷亡更多，實在惡氣難消，丟人太甚，章狸更是怒發如狂，逼着毛蕭，同下毒手，試拚一下再說，毛蕭見敵人憑着慧光掩護，與同黨對敵，一人不出，法寶飛劍，已極神妙，加上十餘人的太乙神雷，連珠亂打，衆同黨人人憤極，不出手，又氣不過，出手又無可如何，先還想人多勢衆，即便那團慧光，不能攻

破，仗着邪法異寶之力，把敵人飛劍法寶，強行收去幾件，也可洩恨，誰知敵人，機警萬分，中有三數人，所用法寶，均具極大威力，那二十七口修羅刀，更是尅星，出手尤爲狡滑，輕易不用，同黨稍一不敵，一個搶前救護，一個便將修羅刀，化爲一蓬刀雨，電射飛出，敵人法寶飛劍，一件也未到手，同黨反有傷亡，還失了好些法寶，急怒交加，厲聲咒罵，暴跳如狂，絲毫奈何不得，那三個小敵人，依舊飛舞衝突於全陣之中，亂發真火神雷，所到之處，烈焰如潮，雷火星飛，打得衆妖徒，亡魂喪胆，紛紛呼嘯驚竄，逃得稍慢，立受重傷，吃苦太多，越來越害怕，成了望影而逃，避禍心切，已不再顧師門嚴罰，敵人更是刁鑽靈巧，一面掃蕩全陣，遇見機會，再朝衆同黨，猛發雷火暗算，自己這面，簡直狼狽已極，章狸又是怒不可遏，再不依他，就許單獨出手，甚或爲此反目，但一想到，昔年仇敵長眉真人的預言，和數百年來，禁閉海底，所受苦難，惟恐敵人，真有必勝之道，此舉全是誘敵，萬一所料不差，將那兩件，仗以報仇的性命相連之寶，爲敵所破，不特前功盡棄，仇報不成，還有滅亡之憂，同黨章狸，昔年雖仗自己卵翼扶持，才有今日，爲了一向陰柔，覺着所煉邪法，非他相助不可，分則兩敗俱傷，一味容忍，以致日漸跋扈，遇事專橫，成了尾大不掉之勢，此時連遭挫折，怒火燒心，已不再計利害，祇一違抗，更易僨事，想了又想，把心一橫，決計暫時曲從，真要

到了危機一髮之間，爲了保全自己，說不得，祇好棄之而去，好在留有退路，脫身終能辦到，便和章狸說，並非不肯出手，祇爲事太可疑，萬一中人詭計，豈非不值，你既非此不可，莫如先用玄功變化，把我二人三尸元神飛起，先把三個小賊除去一兩個，等到追逼太緊，敵人將那形似燈花之寶，飛出助戰，我們豁出元氣損耗，或是葬送一件心靈相合之寶，試他一下，看其是否心燈佛火，或是相同之寶，威力如何，能否抵敵，再作計較，最好能將敵人用意查明，激其先發，否則，也要看出一點虛實，再行發難，免得能進而不能退，和昔年東海一樣，又蹈覆轍，你意如何，章狸聞言，不知多年死黨，已自生心，孽運臨頭，到了危急之際，便要棄他而去，覺着所說，也頗有理，方一應諾，正趕火无害等三小，由斜刺裏，朝衆妖黨衝去，迎頭遇見兩個妖道，因所用邪法，被李健寶鏡照破，若蘭，紅藥，趙燕兒，三人合力，又各指飛刀飛劍，夾攻而來，知道此時敵人，仗着慧光防身，改了主意，一任羣邪夾攻，並不十分應敵，祇由三數人，施展法寶飛劍，故意相持，祇一發現妖黨這面，稍有漏洞，或是敗退，立由另外幾個，按兵不動的能手，突然發難，一起進攻，端的利害非常，且勢不佳，忙往側面遁走，不料火无害，突然飛來，迎面相遇，急切間，無法逃避，剛一對面，立有十餘團太陽真火，迎面射到，連串轟轟炸音過處，妖人全身，立在太陽真火，籠罩之中，一聲慘嗥，

成了焦炭，那妖人之姊，恰是雙凶昔年內寵，立時激怒，連聲厲嘯，身子往後微仰，先後飛一片妖光，將真身護住，兩條暗紫色的人影，立由身上透出，飛向空中，當時暴漲，朝三小撲去，一下抓空，越發長大，晃眼之間，依還嶺全山，又在暗影籠罩之下，祇見四條長臂，帶着其大無比的，兩雙怪手，飛舞上空，光影閃變，隱現無常，飄忽若電，稍爲注視，便覺眼花撩亂，好似千萬條人影，在烟光雜沓，邪霧千重之中，飛舞往來，也看不出有多少，雙凶本身，也同飛起，雙凶因錢石二人，有太乙神光護身，先前所現兩環寶光，又是具有極大威力的前古奇珍，即便邪法高強，能夠乘隙暗算，或是運用玄功，等那雙環飛起，就勢奪去，自己元氣，也必損耗，否則，仍是無望，比較祇有火无害，雖然得道千年，功力甚深，所煉太陽真火，尤爲利害，如以全力暗算，並非無望，那太陽真火，也可另用法寶抵禦，全都避難就易，二人存了一樣心思，一面想到嶺西敵人，設有埋伏，最好能夠設法破去，正打算分出幾個得力同黨，照着方才所去之處，行法查探，雙管齊下，祇把三小弟兄，制住一個，再將敵人根據之地，逼令獻出，便可下手，正用邪法傳聲，恰有兩個得力同黨，隨後飛到，心想在此形勢之下，妖陣已難佈成，便命幾個未爲雷火所傷的得力妖徒，隨了來人，去往嶺西羣峯之間，施展邪法試探，一面喝罵叫陣，等試出敵人藏處，當地設有太乙五煙羅防護，祇用一團陰火，立

可收功，敵人如若利害，不是對手，相隔不遠，一望而知，應援也極容易，二妖黨均是左道中能手，並還煉有陰雷，到後一看，見當地羣峯森列，查看不出敵人形迹，便用陰雷亂打，林莊二人，看出形勢凶險，法台上乙休所賜諸天旗門，和凌渾幾道靈符，雖然中藏妙用，變化甚多，但是邪法利害，陰雷尤爲猛烈，在來敵主持之下，揚手便是一團碧光，一聲大震，石破天驚，數十百丈高的山峯，往往打成粉碎，粹石塵沙，平地湧氣，直上重霄，轟隆砰訇之聲，震山撼岳，聲勢驚人，險惡已極，有好幾次，陰雷均在左近爆炸，祇再過來數丈，便被打中，法台也必現形，本身固是無害，洞中還有好些受傷同門，萬一不支想要同時護了逃走，決非容易，總算依還嶺上，除了三小弟兄，餘人全在慧光之內，無須接應，否則，兩頭兼顧，更是爲難，料知危機已臨，如非那峯，又小又低，看去不甚起眼，早受邪法圍攻，現出法台，妖人流連不去，早晚仍被試出真相，祇得仗着靈符妙用，接連幻化出幾座法台，時東時西，忽隱忽現，一座接一座，迷亂敵人目光，拖延時候，一面用法牌傳聲，向幾個有法力的同門，指名求救，上來祇想向諸葛警我，岳雯，黃玄極，鄧八姑，凌雲鳳，幾個法力較高，或是持有至寶奇珍的，幾個男女同門求救，沒料到金蟬，朱文，余英男等三人，已在寶城山上，除去一個著名妖邪，一同趕來，同時，對面依還嶺上，又有二妖僧，隨後趕來，二人見那妖僧，身材矮

短，形貌凶醜，所穿僧衣，短祇齊膝，上面滿佈翠色魚鱗，宛如千百隻怪眼，貼在上面，齊射凶光，與方才峯頭遙望，爲英瓊兜率火所殺，周身發光的三妖孽，好些相似，也不見有遁光隨身，凌空飛來，其快無比，身後幾個妖徒，也是黑烟滾滾，來勢猛惡，比先來諸敵，要凶得多，來路正對法台，彷彿法台已被看破，心方驚疑，金蟬，朱文，余英男，恰巧飛到，不知那是南海大魚島，萬目和尚，與英瓊所殺落魂島三妖孽，昔年正是同門，一見來勢猛惡，料定左道能手，上來便以全力夾攻，金朱二人的天心雙環，與英男的離合神圭，全是邪魔的尅星，二妖僧無異盲人瞎馬，半夜驚竄，前臨危機，毫未看出，等到身上一緊，猛然警覺，已被天心雙環裹住，一聲怒吼，形神皆滅，英男又用離合神圭，將隨來妖徒，除去了兩個，另兩個也被南明離火劍，斬爲兩段，先來妖人，本朝法台幻影攻打，見狀大驚，忙喝同黨速退，朱文手中天逆鏡，百丈金霞，已電射而至，另外又加上一粒乾天一元霹靂子，一聲迅雷過處，內一妖人，首被炸死，下餘又有兩人，爲雷火飛劍所傷，羣邪心胆皆寒，怒吼逃去，三人到了法台，和林莊二人，正談前事，對面依還嶺上，又一紅面妖人，同一滿身碧光，和前殺妖僧，差不多的怪人飛來，同時，耳聽遠遠破空之聲，三人因聽盧姬之言，祇知一見妖黨妖徒就殺，對於林寒所說，援兵未到齊以前，最好守多攻少，不要下手太急，免將妖人激怒，致被提前發難

之言，並未放在心上，本來就想趕往依還嶺助戰，一見二妖人，又帶了一夥手持妖旗的妖徒，蜂湧而來，立用前法，迎上前去，朱文見衆男女同門，有多人受傷，早就激發怒火，因知英男爲人謙退，正在囑咐，告以除惡務盡，當仁不讓，無須客氣，英男剛一應諾，妖人已自飛近，於是各把飛劍法寶，全數施爲，朱文把天心雙環，隨同金蟬，隱形發出，因聽說石奇便是被一個周身發光的妖人，邪法所傷，至今未愈，痛苦非常，瞥見來敵，又是一個周身碧光閃閃的，想起前仇，天心雙環，還未發動，突由法台飛起，揚手先是一霹靂子，朝前打去，耳聽空中，傳聲大喝，文姊蟬哥且慢，聲才入耳，一團紫色雷火，首先爆炸，怪人原是剛到，聞說二妖僧，爲敵所殺，雙凶又被那團慧光逼住，不能分身，想起一事，正要趕來查看，恰巧雙凶恨毒敵人，命一紅臉妖黨，帶了十餘個妖徒，拿了妖旗法物，前往報仇，因雙凶法嚴，最恨門人丟臉，方才回去的妖徒，不敢詳言敵人利害，祇說了兩句，便被喝退，那紅臉妖人，本是左道中有名人物，邪法異寶甚多，一向驕狂自恃，先和衆人，鬥了兩日夜，爲慧光所阻，無法施展，後想傷害石奇，又被同黨驚退，甚是氣悶，看出雙凶怯敵，好些顧慮，心中輕鄙，偏巧金蟬等三人，先前對敵，出手太快，妖人爲了持久無功，想助雙凶，夾攻火无害，不料章狸，不領好意，反疑對他輕視，口出不遜，妖人求榮反辱，心中懷恨，又不敢就此破臉，略爲爭

論，就此退下，凶僧伏誅，羣邪懾敗，並未看見，一聽毛蕭，命他率領妖徒，去往嶺西對敵，還自高興，意欲當衆逞能，殺上幾個敵人，丟雙凶的臉，再聽怪人，說起二妖僧，所穿僧衣，是件異寶，敵人必不知底，也許尚在，更動貪心，一同冒失飛來，衆妖徒臨敵之際，向例聞命即行，不問形勢如何，不許談論，這十來個，又是極惡窮凶，狡滑異常，不曾受傷，比較別的妖徒胆大，又奉師命，自無話說。

第四回

神物喜仙傳好友重逢同殲大慙 玄功驚魅影三才並秀再耀雙心

金蟬等三人，本想驟出不意，一網打盡，兩下來勢，俱都快極，林寒自與三人會合，又將法台隱去，急切間，看不出來，衆妖人見前面，亂峯如林，先受陰雷攻打，斷峯殘崖，到處都是，煙塵尙未平息，時見碎石崩崖，順勢下墜，轟隆之聲，遠遠可聞，敵人却不見一個，死期已至，毫末警覺，正在朝前查看，冒失疾飛，祇有幾個妖徒，知道當日敵人利害，形勢不妙，有些胆怯，故意落在後面，一面手握妖幡，留神戒備，一面準備退路，那知惡貫滿盈，雖有戒心，仍是無用，正飛之間，忽見紫光一閃，驚天動地，一聲大震，億萬紫色星花，突然爆炸，飛射如雨，當頭身發碧光的妖人，首被震成粉碎，紅臉妖人，也被打斷一臂，化爲一溜血光，正待飛起，衆妖徒十九皆被雷

火震散，數十縷殘魂碎烟，連同一道血光，正要遁走，猛覺四面逼緊，兩團心形寶光，突在空中，相對出現，另一面，又有兩幢圭形奇光，同時飛起，四面合圍，祇一照面，便被吸緊，晃眼相對合攏，紅臉妖人，首被離合神圭吸去，一聲慘號，形神皆滅，衆妖徒的殘魂，更不容說，連聲都未出，吃心形寶光，相對一合，便自消滅無踪，三人除去羣邪以後，想起方才空中傳聲，似是石生口音，回頭一看，一道銀光，已如飛星下瀉，落地一看，正是石生，同了前收愛徒韋蛟，見面便朝三人說道，可惜我來遲一步，把一件有用東西毀去，還殺了一個有用的妖人，三人問故，石生想了一想，欲言又止，忽又改口說道，此事說來話長，且等幻波池開府之後，再說不遲，我前日閑中無事，和癩師姊說，想在南洞火宮，靜室之內，稍爲靜養數日，煉一未完法寶，如有妖人來犯，便助別位同門，防守火宮，如其無事，除非蟬哥哥回來，不許別人驚動，本意是想幻波池人少，李師妹初臨大敵，當時憂疑，平日我就想念韋蛟，蟬哥一走，我不願和那般女同門說笑，又聽火无害，說過未來之事，知道妖人，不會就來，我往金石峽，去看韋蛟，往返不過一日，決來得及，明言說走，恐他們不放心，故意這等說法，先還恐癩師姊看破，誰知一口應允，我到火宮不久，便暗中背人，溜了出來，先打算當日往返，不料我收這個孽障，想我太甚，日前背了雲翼，向天祝告，也不想將來成仙，祇想永遠隨

在我的身旁，寸步不離，於願已足，居然被他至誠感動，遇一前輩異人，對他笑說，你們師徒，上次金石峽，所得的四件法寶，乃秦時地仙，艾真子所留，正是除那雙凶的利器，難得失去的紫清神焰兜率火，又被李英瓊得去，真個再妙沒有，不過，雙凶陰火利害，還有別的邪法異寶，最好和他故意相持，暫時不要傷害他的妖徒，捱到九盤山魔宮諸人，一齊回山，再同下手，可免許多枝節，否則，尚有後患，一樣除他，費事得多，並難免於凶險，你師父不久回來看你，可對他說，天象，地靈，物神，三才清寧圈，缺一不可，那物神圈，更爲重要，你雖學會用法，本身法力尚淺，又無別的防身法寶，雙凶所煉邪氣，稍一沾身，神志便即昏迷，憑你前師頗僧，那點傳授，決不夠用，我送你一樣東西，用以防身，就無害了，說罷，取出一節顏色金黃，長約四寸，寸許粗細的竹筒，賜與韋蛟，傳了用法，又指示了一些機宜，蛟兒總算心思靈巧，看出那位老前輩，法力甚高，請他同往洞中款待，對方不肯，便隨侍了三天，算準我來，方始回去，着實得了好處，中間雲翼見他，突然失踪，恐我回山，不好意思，終日苦尋蛟兒，見他幾次，均由身旁經過，均如未見，仙人又不令招呼，幾次代求仙人賜見，俱都未答，到了末一天，仙人似爲雲翼至誠義氣所感，忽同蛟兒現身，於是連雲翼，也得了好處，仙人隨即飛走，我因這個孽障，再四苦磨，說別的同門，都隨師長在外，歷練修爲，祇

他一人，獨居山中，無論如何，也要同來，又因那位前輩仙人，所說的話，頗有關係，便和蛟兒尋去，等了半日，不曾遇見，聽他行時口氣，彷彿我還可以見他一面，想起來日大難，又疑這位老前輩，以前見過，不是外人，守候到了半夜，仍不見回，忙着回趕，祇得同了蛟兒，別了雲翼起身，走到路上，忽然發現這位老前輩，與一禪師鬥法，先經蛟兒指認，雖然貌極年歲，不是我所料的那位異人，照着情理，自然幫他，那知才一出手，我便被那神僧制住，雙方也自停手，神僧先朝我含笑說了幾句，口氣還好，祇是警戒下次行事，不可如此冒失，說完，飛走，那位老前輩，便對我說，他和神僧，昔年曾有前約，必須了此過節，正在相持不下，得我解圍，從此無事，說我忠實可靠，此中詳情，他年見面，再作長談，隨說起幻波池之事，最好各位同門，一齊回山，發動越慢越好，蟬哥文姊，所殺妖僧，所穿僧衣，並非魚鱗皮鱗，乃是一件奇怪法寶，將來開府光明鏡，頗有用處，如能搶先趕到，日後可少好些麻煩，我由他手上所發神光中，看出三個周身發光的妖孽，已爲李師妹兜率火所殺，告以妖人形神皆滅，決趕不上，他說，後面還有三個，本是落魂島三妖孽的同門，自從妖師死後，各立門戶，所穿發光怪衣，雖不如三妖孽的利害，一樣有用，後來一個，更得有妖師祕冊，深知小南極，天外神山，地理虛實，如能生擒，再妙沒有，再看下去，更趕不上，他也是方才得知，爲

踐昔年神僧之約，無暇抽身趕回，以致延誤，好在例外之事，能趕得上，固可省却好些心力，否則，到時，多費點事，也無大礙，此去非快不可，我便求他相助，把所發神光要來，懸在身前同飛，以便查看，剛一起身，便見二妖僧，已爲你們所殺，相隔太遠，無法阻止，好在最主要的是末了一個，立催遁光，加急飛來，快要到達，又發現發光怪人，率領衆妖徒，一同飛來，祇顧朝面前神光注視，忘用仙法傳聲阻止，直到神光隱去，光中發話，說是事已無及，方始警覺，來時本想將怪人擒住，把下餘妖徒，驚走了事，免得雙凶激怒，先發陰火，多生枝節，還有危險，不料仍是晚了一步，事已至此，祇得聽之，如今依還嶺上，敵我雙方，均有人來，李師妹元神已然出戰，雙凶尙在舉棋不定，我們還是想好主意再去，以免忙中有錯，金蟬笑說，這位老仙，必是熟人，話未說完，便吃石生搖手示意止住，接口笑道，蟬哥哥，最好少說閑話，我也料是熟人，此時還拿不定，這位老前輩，真個愛護我們，所說極爲有理，便癩師姊他們，也是這等用意，可惜趕回稍遲，將妖徒殺了這許多，眼看雙凶，必用陰火發難，一個應付失機，便是惹厭，至少本山靈景，和太乙五烟羅，難於保全，蟬哥怎的未和各位師兄姊通話，冒冒失失，就下殺手呢，金蟬方答，我因慮老仙婆，命人傳示，底下話未出口，忽聽一老婦口音，遠遠喝道，我生平從不取巧，不似老怪物，又想結緣，扶持後進，却又

怕事，樣樣顧慮，我何嘗不知陰火邪法凶毒，你們人少，雖有幾個能手，顧不過來，發動越快越好，但見妖孽，凶橫太甚，平日夜郎自大，對付幾個修爲不久的後輩，如此大舉，上來便是以強凌弱，以多爲勝，連遭挫折，仍然恬不知恥，嘯集同黨，張牙舞爪，滿口狂吠，峨帽諸弟子，祇憑慧光防護，已然相持三日，一味退守，不敢出門，實在看不下去，這般妖孽，又說了好些狠話，我才生氣，命你們各自下手，不問妖徒妖黨，除一個，是一個，我雖不屑與妖孽對面，既爲你們作主，自有安排，如聽老怪的話，即便比較穩妥，也弱了你們峨帽派的聲威，今日依還嶺，祇傷一草一木，我便從此不來中土走動如何，石生人最天真靈巧，早知前遇仙人，乃枯竹老人，元神化身，受有暗示而來，聞言首先向空下拜，喜喚道，原來盧老仙婆在此，有你老人家，愛護我們，暗中相助，羣邪何堪一擊，休說區區陰火，再利害的邪法，憑老仙婆的無邊妙法，我們也無吃虧之理，弟子先前不知，望老仙婆不要怪罪，等到光明鏡開府之後，弟字等七人，再率小徒，去往南星原，專誠拜謝罷，隨聽盧媪笑道，你這小娃兒，心真靈巧，知我氣盛，積習難忘，平生祇此一件短處，一見金蟬等三人，殺了好些妖徒，未照老怪物所說行事，恐雙凶邪法陰火利害，聽我發話，立時給我一頂高帽子戴，想我總攬全局，以免兩頭失着，雖然用心狡滑，也實靈慧，討人喜歡，無怪老怪物，對你格外喜愛，連他心靈

相合之寶，都送給你，那醜徒弟，你們祇管放心，雙凶便有一個漏網，也不妨事，開寶庫時，情勢固然凶險，事機瞬息，稍縱即逝，我既和老怪物嘔氣，強着你們，先行出手，不照預計行事，到時自有安排，此時依還嶺，正在惡鬥，你們四人，不必忙着前去，祇看英瓊，連發兜率火，雙凶陰火邪法，必在受創之後發動，你們祇在兜率火剛剛飛時趕去，四面合圍，決來得及，再用傳聲，預告錢萊石完，連合韋蛟，照老怪物所說，把三才清寧圈，取出施爲，專情雖還難料，就勢能把這般妖邪，多除去幾個，你們將來在外行道，到底要少好些阻力，此間事完，我便回轉東海，也許再過兩年，還能相見，再遇老怪物，可對他說，他那心計，我全明白，不過愛惜你們太甚，又憤妖邪驕狂，不願和他嘔氣便了，衆人忙謝指教，不問便無回應，林莊二人，深知大荒二老，皮氣古怪，法力之高，不可思議，爲旁門散仙中，第一人，近年功行將完，不久便如他心願，以旁門成道，對於師門，雖然無多來往，但是互相敬愛，尤其對於同門後輩，隨時愛護，出力不少，既把事情，攬到他的身上，斷無敗理，雖與預計不合，料可無害，爲防金蟬等，驕敵自恃，又把近日形勢，和衆同門日前打算，以及諸老前輩，和眇姑的預示，重說一遍，互相談論了一陣，遙望依還嶺上，敵我雙方，惡鬥方酣，兜率火尙未放起，石生首覺不耐，提議先行，英男更恐英瓊人少着急，急於往見，也在催走，金朱二

人，也覺早去可作準備，便同起身，林寒行事穩練，覺着諸老前輩仙示，和眇姑心聲傳語，多主退守待援，不宜先發，雖有盧嫗，一力承當，仍以慎重爲是，何況盧嫗也說，須見兜率火出現，方可下手，便勸四人暫緩前往，並說，前用法牌，傳聲求援，如今衆同門，已有好些趕到，因見這裏無事，均往依還嶺助戰，羣邪頗有傷亡，我們這面，並無敗相，並有一件從未見過的寶光，隨時接應，明佔上風，方才盧老前輩所說，必有用意，到了那裏，最好以全神，貫注雙凶，不到時機，不可輕易出手，四人隨口應諾，便帶章蛟，一同起身，往依還嶺飛去，到後一看，雙方已成混戰之勢，就這個把時辰之內，妖黨越來越多，更有好些，由附近經過，發現依還嶺，烟光籠罩，成了一片光山火海，以爲敵人被困，想起平日忌恨，意欲乘機取利，趕來助戰，到後發現敵人，表面似被羣邪圍困，實則，實力堅強，更有好些奇珍異寶，威力絕大，祇管以少敵衆，並無敗意，羣邪反有喪亡，中有數人，除應敵外，隨時策應，所用法寶飛劍，利害非常，動作比電還快，祇一發現同門危急，立時飛往應援，當時接應下來，英瓊更是所向無敵，多利害的邪法，也難近身，有此數人，敵人已是勝多敗少，此外幻波池前，還有一幢，似烟非烟，時隱時現，從未見過的，奇怪雲光，內中好似有一少女影子，每遇敵黨，受了羣邪追逼，危急之際，必有一片五色奇光，彩絲一般，激射出來，將人救去，一閃不

見，一任邪法攻打，全無用處，後又看出那片慧光，似是李英瓊元神所化，人也不時出現，爲在場第一人物，祇雙凶和有限二三妖人，還能應敵，下餘，休說不能近身，稍差一點的，單那紫鄂劍，和另外兩件法寶，先禁不住，幾於挨近，不死必傷，端的利害非常，看出形勢不妙，並還料定敵人，必有大援在後，不會出現，雖覺弄巧成拙，無如後來這夥妖人，均非無名之輩，早就痛恨峨嵋門下，初來時，又未看清雙方強弱，誤認復仇良機，先來妖黨，又多相識，不便虎頭蛇尾，又想起幻波池中藏珍毒龍丸，聽說方才雙凶，當衆聲言，事成之後，全可分潤，起了貪心，不捨就走，於是隨衆苦鬥下去，妄想等到雙凶，施展最後殺着，仍有成功之望，一面各施邪法，勾引同黨來援，於是人數越多，英瓊這一面，起初本想靜守待援，不料動手以後，越打越凶，先祇殺了一些妖黨，由第二日夜間起，又連傷了好些妖徒，方才英瓊原身出戰，又把妖徒除去了幾個，雙凶仇恨越深，已然忍耐不住，跟着，金蟬等三人，突然回山，先後又消滅了一二十個妖徒，雙凶誤認敵人首腦，藏在嶺西法台之上，正要飛往報仇，英瓊看出雙凶，情急心橫，火无害三小弟兄，有兩三次，差一點爲邪法所困，全山已在暗影籠罩之下，暗付，我們在此待援，已有三日，眼看敵勢越盛，如能守到援兵回山，也還罷了，照眼前形勢，雙凶已然激怒，妖黨越來越多，萬一緩兵之計無用，敵人仍是提前發難，必難兼

顧，尤其林莊二人，所設法台，已被雙凶看破，形勢危急，許多受傷同門，均在法台後面山洞之內，雙凶已命妖黨，先後帶了妖徒，前往攻打，祇一不敵，這般受傷同門，休想活命，心正愁慮，忽見兩個妖僧，率領四個妖徒，又往嶺西飛去，因見二妖僧，與前殺落魄島三妖孽，同一路數，也是周身發光，邪氣甚重，料非尋常，正朝嶺西遙望，稍見形勢不妙，便將原身二次飛出，率性把林莊諸人，接往幻波池內，以防有失，忽聽癩姑傳聲，說方才盧老仙婆，用七星神簪，飛書指示，並命小寒山謝家姊妹門人，拿了所賜法寶，來此相助，專為對敵時，救護衆同門之用，如今形勢已變，金蟬，文妹，英男，已自回轉，有盧老前輩，和另一女仙相助，決可無礙，可速率衆出戰，到了時機，再將兜率火發出，率性激怒妖人，使發陰火，自有制他之法，英瓊聞言大喜，同時，瞥見二妖僧，已為金蟬所殺，三人動作神速，寶光雷火，略現了兩現，便將羣邪妖徒除去，因見邪法利害，妖黨中能手甚多，惟恐衆人，飛出受傷，正自遲疑盤算，內一紅衣妖人，忽又同一身發碧光的妖黨，率領衆妖徒，往嶺西飛去，跟着，便見火无害，一時疏忽，吃雙凶兩條暗影，一上一下，圍在中間，祇管太陽真火，朝那暗影，上下亂打，周身火星，亂爆如雨，無如雙凶，原是拚着元氣受傷，由大而小，將兩條暗影，化爲一團暗紫色的光氣，上下包圍，不肯放鬆，錢萊，石完，見他被困，立駕那幢冷光，朝暗影不

住猛衝，終無用處，火无害見暗影，越逼越緊，看出不妙，忽把身子縮成一團，手足向外，由指尖上，各射出二十道，其亮如電的紅光，將那暗影，四面抵住，不令往裏收縮，這樣才好一些，但那暗影，已縮成兩丈方圓一團，越往後，邪氣越濃，每遇錢石二人，駕着太乙神光衝到，便即閃避，不令撞上，雙凶本身，却在一旁，注視那兩條暗影合成的氣團，不住揚手，行法施爲，爲避太乙神光衝撞，往來飛舞，時上時下，看去真似一個紫色大氣球，當中裹着一個，周身火光亂爆，其形如猴的小紅人，隨同一幢冷光，互相追逐閃避，在萬丈烟光之中，星丸跳擲，飛馳如電，頓成奇觀，英瓊平日對火无害，最是看重，又推英男之愛，格外關心，見他被困，雖未求救，面容已是慘厲，怒嘯不已，料知形勢危急，想要出援，比時援兵未到，羣邪凶焰高張，又恐衆同門，爲邪法所傷，更難兼顧，略一遲延，火无害神情越發狼狽，雙凶中小的一個，已朝錢石二人撲去，旁邊又飛來兩個妖黨，一同合力，將二人阻住，二人見來敵邪法甚高，急於想救火无害，已將方才所發天象地靈兩圈取出，傳聲請問，想用此寶，與敵一拼，想起方才紫荅曾說，此寶不是三才並用，不可妄發之言，想要阻止，又恐火无害，不能久持，受了邪法暗算，正想飛出原身應敵，猛瞥見一片佛光，迎面飛來，隨聽一少女口音說道，李師叔，祇管出戰，弟子林映雪，現奉盧太仙婆之命，來此應援，決無他慮，心方一

喜，又聽破空之聲，先是兩道金光，自空直下，直飛妖陣之中，祇一閃，便如神龍掉頭，略一掣動，立有三個妖黨，被金光斬為兩段，來勢神速已極，跟着，又是一青一白，兩道劍光，相繼飛降，也是一到，便朝羣邪衝去，當頭一個少女看去，年約十一二歲，穿着一身冰綃霧縠，美絕天人，一手指定飛劍，一手五指上，發出五股銀色光針，暴雨一般，朝衆妖黨衝去，身後隨定一個道裝少年，所用法寶飛劍，均非尋常，衆妖黨本來隔着慧光，和衆同門對敵，厲聲咒罵，暴跳如雷，不料強敵天降，來勢萬分神速，幾個邪法稍差的，當時傷亡，不由一陣大亂，各施邪法異寶，迎上前去，無奈這四個敵人，兩個身劍合一，法力最高，另兩個，各有一片仙雲護身，邪法竟難侵略，祇得以多爲勝，相持起來，英瓊見那來人，正是本門四大弟子中的諸葛警我岳雯，同了陸蓉波，楊鯉四人，相繼來到，最可喜是，蓉波原是道家已煉成形的元嬰，因爲紫雲三女，邪法所污，不得飛升，初入本門時，看去法力還是尋常，想不到，苗疆一別，進境如此神速，連楊鯉也比苗疆相見時，高出十倍，忙卽傳聲招呼時，衆同門久守慧光之下，雖未吃虧，日聽羣邪辱罵，全都憤恨，林映雪一到，一面和英瓊說話，一面把帶來的樹葉靈符，每人給了一兩片，說是如見邪法利害，形勢危急，祇將此符，往外一揚，自生妙用，此乃盧太仙婆所賜，爲數甚多，無須吝惜，衆人除英瓊外，全都得到，來人却未現形，

看去彷彿一幢淡烟，裹着一個少女影子，方才已聽癩姑說過，見那靈符，乃一種從未見過的樹葉所製，自往手上飛來，均想出那一口惡氣，到手稱謝，便即飛起，再看火炁害，尚在苦撐，五官七竅，均有真火射出，知其情急萬分，更不怠慢，忙用慧光，電馳飛去，雙凶見敵人，忽有援兵飛到，原有諸人，也離開慧光，飛出應敵，疑心敵人，準備停當，改守爲攻，料知不發則已，一經發動，必非尋常，想起同黨不少傷亡，敵人一個未傷，偶爲邪法所迷，當時被人救走，分明早有成算，不由又生顧慮，打算仔細觀查些時，再下毒手，不料那團慧光，突然飛來，光中現出一個少女，正是先前獨誅落魄烏三妖尊的李英瓊，看那形勢，分明把一件佛門至寶，煉成元神化身，得有仙佛兩家上乘心法，尋常修煉千百年的有道之士，也未必到此境界，聽說對方，入門日淺，竟有這等功力，難怪小小年紀，那大威名，仇敵後輩女弟子，已是如此，師長法力之高，可想而知，自己禁閉海底多年，自恃邪法高強，也未仔細訪查，冒失趕來，如爲幾個無名後輩慘敗，平日又太驕狂，以後何顏見人，不由又驚又悔，方一轉念，瞥見妖黨，又死了好幾個，敵人雖有幾個，爲邪法所敗，眼看危急，揚手一片銀霞，人便遁走，再看隨來妖徒，已被敵人，消滅了一多半，剩下二十來條殘魂，本來隨定自己身旁，狼狽已極，一時氣憤，意欲增加邪法威力，祇等敵人，稍爲鬆懈，立命妖魂，乘隙進攻，免得隨在身

旁現世，於是把這些殘魂，全化成一般邪氣，附在圍攻火无害的氣球之上，因受真火衝擊，十分苦痛，又想鬥下妖徒，祇此有限一二十人，俱都相隨多年，此次元氣大傷，復原甚難，何苦爲了一時之氣，使受這等苦難，盛怒略解，正想收回，不料慧光，電射飛來，罩在雙凶元神所化氣球之上，內裏敵人，立以全力，發動真火，內外夾攻，那慧光十分微妙，初飛來時，祇是快得出奇，略爲一閃，便將氣球包住，輕飄飄的，光甚柔和，並無別的感覺，雙凶先以爲敵人，功力不到，看去利害，和昨日所見金剛手幻影一樣，虛有其表，又因光中，附有敵人元神，不特把初發現時的戒心，去個乾淨，反想將機就計，把敵人元神攝去，誰知受了對方佛法暗制，心神迷亂，竟把近兩日來，慧光保護敵人的威力，全都忘却，就這先後兩個轉念之間，不知不覺，受了重傷，直到有些警覺，妖徒殘魂，已自消滅，本身心靈相合的元氣，也被慧光裹緊，逐漸消滅，這一驚，真非小可，忙用玄功，全力回收，已自無及，總算敵人，一個急於脫身，一個急於救人，先是火无害，乘隙往外一衝，英瓊自然放他出去，火无害化爲一溜火光，剛剛衝出圈外，雙凶立時乘機，把殘餘的精氣，就勢收回，急怒交加，捨了錢石二人，同向英瓊進攻，鬥了一陣，雙凶重又運用三尸元神，化成兩條暗影，連同本身，一齊應敵，英瓊見雙凶，又飛起一個化身，玄功變化，邪法甚高，身外並各有一片妖光防護，自己以一

敵四，雖能應付，仗着定珠威力妙用，化身應戰，固無敗理，想要除他，仍是極難，見衆同門，出戰以後，又有幾個男女同門，相繼趕來助戰，人數比前多了好些，林映雪已化着一幢淡烟，飛向幻波池前，接應衆人，妖黨祇一衝到面前，必有一片祥霞飛起，將其阻住，映雪也不出門，祇見有人敗退，揚手一蓬彩絲，電射飛出，將人救走，衆同門仗他隨時接應，雖然免去好些凶險，可是妖黨越來越多，邪法異寶，滿空飛舞，凶威猛惡，聲勢驚人，癩姑發動兜率火的號令，尙未發出，雙凶不是易於除去，爲防有失，一面相持，一面招呼諸葛警我等，幾個法力高的同門，暗中留意，隨時接應，經此一來，妖黨表面勢盛，實際却成了一面倒之勢，羣邪相繼傷亡，對方却是毫無損害，雙凶見英瓊，玄功變化，神妙非常，屢次抽空，想用邪法暗算別的敵人，不是爲其所阻，便是眼看成功，又被這幾個法力高的救走，鬥不一會，英瓊又將留在幻波池的法寶飛劍，發了兩件出來，最利害是，紫郢劍和青麟髓，兩件奇珍，和聖姑留賜的太白金刀，雙凶連人帶元神，全被絆住，見敵人威力越大，想起多年苦功，所煉三尸元神，爲困火无害，已失去了一個，元氣大傷，雖剩一點殘餘邪氣，想要重煉復原，至少須費三甲子的苦功，同黨傷亡，還在其次，最痛心是，相隨多年，許多妖徒，全被敵人消滅，一個不留，此仇不報，何以見人，敵人首腦，仍未出現，法寶飛劍，如此利害，再如相持下去，稍

爲疏忽，必受其害，錢石二人，見英瓊和各位師長，已然出手，爲代火无害報仇，率性三小弟兄，連合一起，仗着神光護體，專一乘隙進攻，時隱時現，出沒無常，稍有空隙，便把真火神雷，朝外亂打，連同那幢冷光，猛朝雙凶元神衝去，防不勝防，雙凶本就恨得咬牙切齒，連毛蕭素來陰沈的人，也現出滿臉貓厲之容，本還想再着一會形勢，章狸已忍不住怒火，正催毛蕭下手，金蟬等師徒五人，忽同飛到，英男覺着日前離山私出，英瓊不免懸念，覺着對他不起，一見面，便迎上前去，章狸天性淫凶，見對面飛來一個紅衣少女，年貌和英瓊差不多，和敵人見面時，滿臉笑容，神情親熱，看去更比敵人嫵媚溫柔，不知來人所用法寶飛劍，全是他的尅星，比先前所見諸寶，更具伏魔專長，尤其昔年曾用九甲子苦功所煉成的那隻鬼眼，所發毒針，撞上便自消滅，無心相遇，惡運已終，祇爲英男，對於同門，最是謙和柔順，來時議定，須等兜率火發出，雙凶施展獨門邪法，陰火將發未發之際，方始發難，上來沒想動手，仗着身劍合一，一見英瓊，心中喜歡，忙即趕去，祇想談說幾句，向其道歉，並沒打算當時出手，章狸天性淫凶，初次會面，那知利害，見他貌美如仙，又是冒冒失失飛來，除隨身劍光而外，並無奇處，不知英男，爲防南明離火劍，威力太強，恐驚羣邪，特運本門心法，不令精芒外露，看去祇是一道紅色劍光，籠罩全身，光並不強，誤以爲此是就口饅頭，此女全無

戒心，生得如此美貌靈秀，何不就勢擒去，遁向一旁，把人藏好，再將前額怪眼所煉毒針，發將出來，與老鬼合力試上一下，再如不勝，便發陰火，率性把全付家當，搬將出來，如遭慘敗，也可死心塌地，率性棄了同黨，和老怪逃回東海，向昔年所識怪人，低頭服輸，求其代為報仇，好歹先搶一個美人回去再說，念頭一轉，見英男駕着一道劍光，隨定敵人身旁，不住說笑問答，敵人均用本門傳聲，雖聽不出所說何語，那滿面喜容，飽犀微露之際，更覺容光照人，丰神美豔，妙在神態從容，一毫不顯敵意，越看越愛，故意喝道，那少女既不出手為敵，可速避開，免受誤傷，說罷，先將三尸元神，所化紫色暗影，朝着英瓊，猛撲過去，事有湊巧，老鬼毛蕭，見英男由外飛到，來勢十分冒失，當此雙方惡鬥，何等凶險的場面，居然追着同黨，說話問答，談笑自如，雖和章狸一樣，動了色心，但不似章狸那樣粗心大意，覺着來人，胆大得出奇，又似有心把劍光掩去了些，心中奇怪，打算試探一下深淺，也施全力，運用元神，向前猛撲，雙凶恰是同時發難，英瓊原用飛劍法寶，分頭迎敵，將雙凶連元神一起絆住，免其施展邪法，傷害別的同門，不料英男趕來，互相問答，心神略分，雙凶三尸元神，立時越過紫郢劍，青麟髓的寶光，其疾如電，猛撲過來，知道雙凶邪法甚高，又有邪法異寶防身，連紫郢劍，也祇能將其逼住，急切間，傷他不了，良友關心，英男初見，又似毫無戒心，

惟恐疏忽受傷，心中一急，忙喝，四妹留意，聲才出口，忽聽癩姑，傳聲發令，英瓊先覺雙凶，動作如電，時機瞬息，稍縱即逝，本就隨時留意，那兜率火，又被煉成道家元神，稍一動念，立可施爲，這時，因防英男誤中邪法，便不接到號令，稍覺不妙，也必施爲，一接傳聲，隨同心念一動，纖手往外一彈，兜率火立即發出，同時，又瞥見那兩條暗影，對面撲到，英男全身，已在籠罩之下，正縱遁光，往側逃避，想起火无害，方才被困，後雖得救，不曾受害，元氣已是大傷，英男雖是他的師父，如論修爲，功力却差得多，一被撲中，不死也必中邪暈倒，稍爲疏忽，靈魂必被攝去，又無靈符防身，情急之下，惟恐一擊不中，竟將兜率火，同時發了四朵出去，章狸瞥見英男，往旁逃遁，正合心意，連忙飛身反撲，耳聽毛蕭驚呼，人已飛起，往旁遁去，百忙中，瞥見前見紫色燈花，忽有四朵出現，不禁大驚，慌不迭，運用玄功，往旁飛遁，因知此寶威力，逃時心慌，雙凶的三尸元神，不等收回，已被兜率火打中，接連波波四聲，聲音不大，但那紫色星花，高湧數百丈，又似一座火山，凌空飛墮，無量數的紫色星花，同時爆炸，此寶威力絕大，更有一件奇處，專傷邪魔，對自己人，能以心靈感應，不會波及，無須顧忌，祇消一朵，便可成功，英瓊爲了雙凶，玄功變化，邪法利害，加以救人心切，又以全力運用，連發其四，休說三尸元神，便雙凶本身，如被打中，也是難當，當時

洒了一天花雨星光，兩條紫色暗影，全數消滅，連殘燻也無一縷冒起，章狸見三尸元神，已失其二，越發急怒攻心，怒喝一聲，正待拚命，偏巧逃時心慌，和英男走成一路，英男平日信服英瓊，又有先入之見，一聽警告，想起雙凶邪法利害，連英瓊都如此說法，可想而知，逃時，也是心慌，恰巧先與金蟬等，商定之後，那離合神圭，已然準備停當，也是動念即發之寶，一見妖人，由後追來，猛想起此來，還要除他，如何這等胆小，念頭一轉，立即回身迎敵，先是南明離火劍，突然暴漲，化爲百丈朱虹，朝妖人反捲上去，章狸如非先有邪念，也還不致就死，因想邪法暗算，生擒英男，匆匆逃遁，無意之中，逃成一路，死星照命，色心又起，妄想順手牽羊，就勢擒走，快要追上，一對魔手，剛一伸起，還未抓下，猛覺朱虹電耀，前追少女，突然回身，身劍合一，橫掃過來，來勢比電還快，雙方勢子，猛急非常，任是多高邪法，也難逃避，何況事出意料，沒想到敵人劍光，如此威力，等到稍爲警覺，連忙縮手後退，朱虹已繞向下半身，連兩條殘腿，帶湧護身上的妖雲，一齊斬斷，成了半截身子，驚悸忘魂中，恨到極處，一聲怒吼，一面運用玄功，飛身逃遁，一面施展邪法，緊閉雙目，奮力一震，兩眉中間，突現出一隻紫黑色的怪眼，剛一睜開，便有億萬根，三寸來長，暴雨一般的毒針，瀑布也似，電射而出，雙凶所煉妖針，乃數百年苦功，採取地肺中寒毒之氣，苦煉而成，平日

深藏腦海之中，看不出絲毫形迹，因與心靈相合，中人必死，發時，黑光微閃，立即隱去，由此隨同雙凶心意，暗中傷人，如影附形，便有法寶防身，也祇暫時抵禦，寶光一撤，立爲所傷，再經邪法運用，便化爲無形無聲的毒氣，得隙卽入，端的陰毒險惡，無與倫比，雙凶原意，大量發出，當時能殺敵人更好，否則，便化爲一片無形毒霧，籠罩全山，便不能把敵人一網打盡，也可殺死多半，報仇洩恨，爲了此針，最耗元氣，當初煉時，妖師又曾諾誠，不是萬分不已，不許妄用，更防爲強敵收去，無法收回，反害自己，因此先前遲疑不決，這時，身受重傷，怨毒越深，連同黨也未招呼，猛然發將出來，這原是同時發生，瞥息間事，英男飛劍，剛一發動，便見兜率火飛起，知道時機已至，妖人受傷，正好下手，本心還恐妖人逃走，伏着早有準備，忙把離合神圭飛起，猛聽火无害急呼，妖針陰毒無比，恩師留意，話未聽完，猛瞥見妖人倏地回身，前額上現一怪眼，突射出一股紫黑色妖針，同時，離合神圭，也化爲一幢墨綠色的寶光，迎上前去，兩下恰好正對，章狸見少女手上，發出一幢圭形寶光，妖針挨着便卽消滅，心方一驚，猛覺元氣大耗，那墨綠色的寶光，已飛射過來，吸緊全身，不禁驚魂皆戰，暗道不好，忽聽毛蕭厲嘯之聲，劃空而去，同時，霹靂連聲，雷火羣飛，萬道毫光，滿空激射，交織如網，東西兩面，各有一圈心形寶光，升起空中，宛如日月雙輝，互相對照，

當中更有三圈，青紅黃三色奇光，晃眼暴漲，全山由上到下，千百丈的空間，全在籠罩之下，羣邪死尸，徧地皆是，毛蕭原身，正隨同好些妖黨殘魂，往兩環三圈寶光之中投去，一條紫黑色的暗影，比電還快，帶着一聲厲嘯，激射天邊雲層之中，方覺不妙，身上一緊，當時神志昏迷，形神皆滅，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版

翻
印
必
究

定價金圓

還珠樓主著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版
權
所
有